拍案驚奇

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58
冊數 8(3)
函號 附 2 7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八

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

詞云

風月襟懷。圖取歡來。戲塲中儘有安排。呼盧博賽。豈不豪哉。費自家心。自家力。自家財。有等妍胎。慣弄喬才。巧妝成科諢難猜。非關此輩。忒使心乖。總自家痴。自家狠。自家騃。詞寄行香子

這首詞說着人世上諸般戲事。皆可遣興陶情。惟有賭博一途。最是爲害不淺。蓋因世間人總是一个貪心所使。見那守分的一日裏辛辛苦苦巴着生理。不

日本政府圖書

道盡博場光景

能勾近得多少錢那賭場中一得了采精金白銀只在一兩擲骰子上收了許多來豈不是个不費本錢的好生理豈知有這幾擲贏便有幾擲輸贏時節道是倘來之物就有粘頭的討賞的帮襯的大家來撮哄這時節意氣揚揚出之不吝到得贏骰過了輸骰齊到不知不覺的弄个罄淨却多是自家肉裏錢傷邊的人不曾帮了他一文所以只是輸的多贏的少有的不伏道我贏了就住不到得輸就是了這句話恰似有理却是那一个如此把得定有的巴了千錢要萬錢人心不足不肯住的有的乘着勝采只道是

果能贏且不顧其他矣

常得如此高興了不肯住的有的怕别人譏誚他小家子相碍上得下不好住的及至臨後輸來雖悔無及道先前不曾住得如今雖道就罷一發住不成了不到得弄完决不收場况且又有一落場便輸了的總有幾擲贏骰不勾本怎好住得到得本到手又望多少贏些那里肯住所以一就了這件滋味定是無明無夜抛家失業失魂落魄忘飡廢寢的朋友們譏誚妻子們怨悵到此地位一總不理只是心心念念記挂此事一似擔雪塡井再没个滿的日子了全不想錢財自命裏帶來人人各有分限豈由你空

手博來做得人家的不要說不能勾贏就是贏了未必是福處宋熈寧年間相國寺前有一相士極相得着其門如市彼時南省開科紛紛舉子多來扣問得失他一一決來各數不爽有一舉子姓丁名湜隨衆往訪相士看見大驚道先輩氣色極高吾在此閲人多矣無出君右者據某所見便當第一人及第問了姓名相士就取筆在手大書數字于紙云今年狀元是丁湜粘在壁上向丁生拱手道留爲後驗丁生大喜自負別了相士走回寓中來不覺心神暢快思量要尋个樂處元來這丁生少年才俊却有个僻性酷好的是賭博在家時先曾敗掉好些家資被父親鎖閉空室要餓死他其家中老嫗憐之破壁得逃到得京師補試太學幸得南省奏名只待廷試心緒閒暇此興轉高況兼破費了許多家私學得一番奢遮手段手到處會贏心中技癢不過鬧得同榜中有兩个四川舉子帶得多資亦好賭博丁生寫个請帖着家童請他二人到酒樓上飲酒二人欣然領命而來分賓主坐定飲到半酣丁生家童另將一个包袱放在左邊一張桌子上面取出一个匣子開了拿出一對賞鍾來二客看見匣子裏面藏着許多戲具乃是骨

牌雙陸圍碁象碁及五木骰子抜馬之類無非賭博場上用的曉得丁生好此又觸着兩人心下所好相視而笑丁生便道我們乘着酒興三人共賭一回取樂何如兩人拍手道絕妙絕妙一齊立起來看樓上傍邊有一小閣丁生指着道這裏頭到幽靜些遂叫取了博具一同到閣中來相約道我輩今日逢場作戲係是彼此同袍十分大有勝負忒難爲人了每人只以萬錢爲率盡數贏了止得三萬盡數輸了不過一萬圖个發興消閒而已說定了方纔下場相博起來初時果然不十分大來往到得擲到興頭上你強

我賽各要爭雄一二萬錢只好做一擲怎好就歇得手兩人又着家童到下處再取東西下着本錢頻頻添入不記其次丁生繇是好手段越贏得來精神越旺兩人不伏輸狠將注頭亂推要博轉來一注大似一注怎當得丁生連擲勝采兩人出注正如衆流歸海儘數趕在丁生處了直贏得兩人油乾火盡兩人也怕起來只得忍着性子住了垂首喪氣而別丁生總計所贏共有六百萬錢命家童等負歸寓中歡喜無盡隔了兩日又到相士店裏來走走意欲再審問他前日言語的確纔進門來相士一見大驚道先輩

不敢欺

爲何氣色大變連中捬多不能了何況魁選急將前
日所粘在壁上這一條紙扯下來揉得粉碎嘆道壞
了我名聲此番不准了可恨可恨丁生慌了道前日
小生原無此望是足下如此相許今日爲何改了口
此是何故相士道相人功名先觀天庭氣色前日黃
亮潤澤非大魁無此等光景所以相許今變得枯焦
且黑滯了那里還望功名莫非先輩有甚設心不良
做了些謀利之事有負神明麽試想一想看丁生悚
然便把賭博得勝之事說出來道難道是爲此戲事
相士道你莫說是戲事關着財物便有神明主張非

義之得自然減福丁生悔之無及忖了一忖問相士
道我如今盡數還了他敢怕仍舊不妨了相士道纔
一發心暗中神明便知果能悔過還可占甲科但名
次不能如舊五人之下可望切須留心丁生亟回寓
所着人去請將二人到寓兩人只道是又來斜賭正
要番手三脚兩步忙忙過來丁生相見了道前日偶
爾作戲大家在客中豈有實得所贏錢物之理今日
特請兩位過來奉還原物兩人出于不意道既已賭
輸豈有竟還之理或者再博一番多少等我們翻些
纔使得丁生道道義朋友豈可以一時戲耍損傷客

名之與利不能兩得如此

囊財物小弟誓不敢取一文也不敢再做此等事了即叫家童各將前物竟送還兩人下處兩人喜出望外道是丁生非常高誼千恩萬謝而去豈知丁生原爲着自巳功名要緊故依着相士之言改了前非後來廷試唱名果中徐鐸榜第六人相士之術不差毫釐若非是這一番賭這狀頭穩是丁湜不讓別人了今低了五名又還虧得悔過遷善還了他人錢物尚得高標倘貪了小便宜執迷不悟不弄得功名没分了所以說錢財有分限靠着賭博得來便贏了也不是好事况且有此等近利之事便有一番謀利之術

有一夥賭中光棍慣一結了一班黨與局騙少年子弟俗名謂之相識用鉛沙灌成藥骰有輕有重將手指撚將轉來撚得得法拋下去多是贏色若任意拋下十擲九輸又有慣使手法撑紅坐六的又有陰陽出注推班出色的那不識事的小二哥一團高興好歹要賭俗名喚做酒頭落在套中出身不得誰有得與你贏了去奉勸人家子弟莫要癡心想別人的看取丁湜故事就贏了也要折了狀元之福何况没福的何况必輸的不如學好守本分的爲強有詩爲証

財是他人物　　癡心何用貪

寢興多失節　飢飽亦相參
輸去中心苦　贏來衆口饞
到頭終一敗　辛苦爲誰甜

小子只爲苦口勸着世人休耍賭博却想起一个人來沒事閒遊撞在光棍手裏不知不覺弄去一賠賭得精光沒些巴鼻說得來好笑好聽

風流誤入綺羅叢　自詡通宵倚翠紅
誰道醉翁非在酒　却教眨眼盡成空

這本話文乃在宋朝道君皇帝宣和年間平江府有一个官人姓沈承着祖上官蔭應　授將仕郎之職赴京聽調這个將仕家道豐厚年紀又不多帶了許多金銀寶貨在身邊少年心性好的是那歌樓舞榭倚翠偎紅綠水青山閒茶浪酒況兼身伴有的是東西只要撞得个樂意所在揮金如土毫無吝色大凡世情如此纔是有个撒漫使錢的勤兒便有那幇閒賛嬾的陪客來了寓所差不多遠有兩个游手人戶一个姓鄭一个姓李總是些沒頭鬼也沒个甚麼真名號只叫做鄭十哥李三哥終日來沈將仕下處與他同坐同起同飲同貪沈將仕一刻也離不得他二人他二人也有時破些錢鈔請沈將仕到平康里中好

如此大老官也算鈍的、

姊妹家裏擺个還席、喫得高興、就在姊妹人家宿了、少不得串同了他家扶頭打差、一路見撮哄弄出些錢鈔、大家有分、決不到得白折了本、虧得沈將仕壯年貪色、心性不常、略略得味、就要跳槽、不迷戀着一个、也不能起發他大主錢財、只好和哄過日、常得嘴頭肥膩而已、如是盤桓將及半年、城中樂地也沒有不游到的所在了、一日沈將仕與兩人商議道、我們城中各處逛遍了、況且塵囂嘈雜、沒甚景趣、我要城外野曠去處走走、散心耍子一回、何如、鄭十李三道、有興有興、大官人一發在行得緊、只是今日有些小

事未完、不得相陪、若得遲至明日便好、沈將仕道、就是明日無妨、却不可悞期、鄭李二人道、大官人如此高懷、我輩若有个推故不去、便是俗物了、明日准來相陪、就是兩人別去了、一夜到得次日、來約沈將仕道、城外之興何如、沈將仕道、專等專等、鄭十道、不知大官人轎去馬去、李三道、要去閒步散心、又不趕甚路程、要那轎馬何幹、沈將仕道、三哥說得是、有這些人隨着、便要來催你東去西去、不得自由、我們只是散步消遣、要行要止、憑得自家、豈不爲妙、只帶个把家僮去跟跟便了、沈將仕身邊有物、放心不下、叫个

不如放在下處的無事

貼身安童背着一个皮箱隨在身後一同鄭李二人踱出長安門外來但見

甫離城廓漸遠市廛參差古樹遶河流蕩漾游絲飛野岸布帘沽酒處惟有耕農村老來嘗小艇載魚還多是牧竪樵夫來問炊烟四起黑雲影裏有人家路徑多岐青草痕中爲孔道別是一番野趣頓發志却塵情

三人信步而行觀玩景緻一頭說話一頭走路迤邐有二三里之遠來到一个塘邊只見幾个粗腿大脚的漢子赤剝了上身手提着皮鞭牽着五七匹好馬

在池塘裡洗浴看見他三人走來至近一齊跳出塘子慌忙將衣服穿上望着三人齊聲迎偌沈將仕驚疑問二人道此輩素非相識爲何見吾三人恭敬如此鄭李兩人道此王朝議使君之隸卒也使君與吾兩人最相厚善故此輩見吾等走過不敢怠慢沈將仕道元來這个緣故我也道爲何無因至前三人又一頭說一頭走離池邊上前又數百步遠了李三忽然叫沈將仕一聲道大官人我有句話商量着沈將仕道甚話李三道今日之游頗得野興只是信步浪走沒个住脚的去處若便是這樣轉去了又無意味

果有若等原是游時最趣事能不動心

何不就騎着適纔王公之馬拜一拜王公豈不是妙沈將仕道王公是何人我却不曾認得怎好拜他李三道此老極是个妙人他曾為一大郡守家貲絕富姬妾極多他最喜的是賓客往來款接不勌今年紀已老又有了些痰病諸姬妾皆有離心却是他防禁嚴密除了我兩人忘形相知得以相見平時等閒不放出外邊來那些姬妾無事只是終日合伴頑耍而已若吾輩去看他他是極喜的大官人雖不曾相會有吾輩同往只說道欽慕高雅願一識荆他看見是吾每的好友自不敢輕吾兩人再遞一个春與他等他曉得大官人是在京調官的衣冠一脈一發注意了必有極精的飲饌相款吾每且落得開懷快暢他一晚也是有興的事強如寂寂寞寞仍舊三人走了回去沈將仕心裏未決鄭十又道此老真是會快活的人有了許多美妾他却又在朋友面上十分殷勤尋出典趣來更兼留心飲饌必要精潔惟恐朋友們不中意喫得不盡興只這一片高興熱腸何處再討得有大官人既到此地也該認一認這个人不可錯過沈將仕也喜道果然如此便同二位拜他一拜也好李三道我每原回到池邊要了他的馬去於是三

逐節有興趣

人同路而回、走到池邊、鄭李大聲叫道、帶四个馬過來、看馬的不敢違慢、答應道、家爺的馬官人每要騎、儘意騎坐、就是鄭李與沈將仕各騎了一匹、連沈家家僮捧着箱兒也騎了一匹、看馬的帶住了馬頭、問道、官人每要往那里去、鄭生將鞭稍指道、到你爺家裏去、看馬的道曉得了、在前走着引路、三人聯鑣按轡而行、轉過兩个坊曲、見一所高門、李三道、到了、到了、鄭十哥且陪大官人站一會、待我先進去報知了好出來相迎、沈將仕開了箱、取个名帖與李三、帶了報去、李三進門內去了、少歇出來道、主人聽得有新客到此、甚是喜歡、只是久病倦懶、怕着冠帶、願求便服相見、沈將仕道論來初次拜謁、禮該具服、今主人有命、恐怕反勞、若許便服、最爲灑脫、李三又進去說了、只見王朝議命兩个安童扶了一同李三出來迎客、沈將仕舉眼看時、但見

儀度端莊、容顏麤瘦、一前一却、渾如野雀步罡、半喘半吁、大似吳牛見月、深淺躬不思而得、是鷺鷥班裏習將來、長短氣不約而同、敢鶯燕窩中輸了去、

沈將仕見王朝議雖是衰老模樣、自然是士大夫體

段肅然起敬王朝議見沈將仕少年丰采不覺笑逐顏開拱進堂來沈將仕與二人俱與朝議相見了沈將仕叙了些仰慕的說話道幸鄭李兩兄爲紹介得以識荆固快夙心實出唐突王朝議道兩君之友即僕友也況兩君勝士相與的必是高賢老朽何幸得以寵接茶罷朝議揖客進了東軒分付當直的設席款待分付不多時杯盤菓餚傾刻即至沈將仕看時雖不怎的大擺設却多精美雅潔色色在行不是等閒人家辦得出的朝議謙道一時不能治具菓菜小酌勿怪輕褻鄭李二人道沈君及是脫灑人既忝吾

能叓斯思

輩相知原不必認作新客只當盡主人之興喫酒便是不必過謙了小童二人頻頻斟酒三个客人忘懷大醉主人勉強支陪看看天晚點上燈來朝議又陪了一晌忽然喉中發喘連嗽不止痰聲曳鋸也似響震四座支吾不得叫兩个小童扶了立起身來道賤體不快上客光顧不能盡主禮却怎的好對鄭生道没奈何了有煩鄭兄代作主人請客隨意劇飲不要阻興老朽畧去歇息一會煮藥喫了少定即來奉陪恕罪恕罪朝議一面同兩个小童扶擁而去剩得他三个在座小童也不出來斟酒了李三道等我尋人

俱是突起奇峰

去起身走了進去沈將仕見主人去了酒席闌珊心裏有些失望欲待要辭了同去又不曾別得主人抑且餘興還未盡只得走下庭中散步忽然聽得一陣歡呼擲骰子聲循聲覓去却在軒後一小閣中有些燈影在窗隙裏射將出來沈將仕將窗隙弄大了些窺看裏面不看時萬事全休一看看見了真是

酥麻了半壁　軟癱做一堆

你道裏頭是甚光景但見

明燭高張巨案中列擲盧賽雉纖纖玉手擎成喝六呼么點點朱唇吐就金步搖玉條脫盡為孤注爭雄風流陣內屏風竟自和盤托出若非廣寒殿裏怎能勾如許仙風不是金谷園中何處來若干媚質任是愚人須縮舌怎教浪子不輸心

元來沈將仕窗隙中看去見裏頭是美女七八人環立在一張八仙桌外桌上明晃晃點着一枝高燭中間放下酒榼一架一个骰盆盆邊七八堆采物每一美女面前一堆是將來作注賭采的衆女撳拳裸袖各欲爭雄燈下偷眼看去真箇个个如嫦娥出世幸姿態度目中所罕見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看得目不轉睛頑涎亂吐正在禁架不定之際只見這个

又妙

李三不知在那里走將進去也擠在裏頭了抓起色子便待要擲下去衆女賭到閒深處忽見是李三下注盡嚷道李秀才你又來鬼厮攪打斷我姊妹們興頭李三頓着臉皮道便等我在裏頭與賢妹們幇興一幇興也好一个女子道總是熟人不妨事要來便來不要酸子氣快擺下注錢來衆女道看這个酸鬼那里熬得起大注一遍一句譏誚着李三擲一擲做一个鬼臉大家把他來做一个取笑的物事李三只是忍着羞皮着臉憑他劈面啐來只是頑鈍無恥挨在幇裏一霎時不分彼此竟大家着他在裏面擲了

摩登迦淫席雖阿難亦動況血氣未定者乎

沈將仕看見李三情狀一發神魂揺蕩頓足道真神仙境界也若使吾得似李三也在裏頭厮混得一塲死也甘心急得心癢難熬好似熱地上蜒蚰一歇兒立脚不定急走來要與鄭十商量鄭十正獨自个坐（又妙）在前軒打盹沈將仕急揺他醒來道虧你還睡得着我們一樣到此李三哥却落在蜜缸裏了鄭十道怎麼的沈將仕扯了他手竟到窗隙邊來指着裡面道你看麼鄭十打眼一看果然李三與群女在裡頭混賭鄭十對沈將仕道這个李三好没廉恥沈將仕道如此勝會怎生知會他一聲設法我也在裡頭去擲

鄉兒也不枉了今日來走這一番鄭十道諸女皆王
公侍兒此老方才去眠宿了諸女得閒在此須要吾
每是熟極的故李三捱得進去諸女素不識大官人
主人又不在面前怎好與他們接對須此我每不得
沈將仕情極了道好哥哥帶挈我帶挈鄭十道若挨
得進去須要稍物方才可賭沈將仕道吾隨身篋中
有金寶千金又有二三千張茶券子可以爲稍只要
十哥設法得我進去取樂得一回就雙手送掉了這
些東西我願畢矣鄭十道這等不要高聲悄悄地隨
着我來看相个机會慢慢捱將下去切勿驚散了他

們便不妙了沈將仕謹依其言不敢則一聲鄭十挽
了他手轉彎抹角且是熟溜早已走到了聚賭的去
處諸姬正賭得酣各不擡頭不見沈將仕鄭十將他
揑一把扯他到一个稀空的所在站下了偵伺了許
久直等兩下決了輸贏會稍之時鄭十方纔開聲道
容我每也擲擲兒麼衆女擡頭看時認得是鄭十却
見肩下立着个面生的人大家喝道何處兒郎突然
到此鄭十道此吾好友沈大官人知卿等今宵良會
願一拭目幸勿驚訝衆女道主翁與汝等通家故彼
此各無避忌如何帶了他家少年來攪預我良人之

會一个老成些的道旣是兩君好友亦是一體的旣來之則安之且請一杯遲到的酒遂取一大巵滿斟着一杯熱酒奉與沈將仕沈將仕此時身體皆已麻酥見了親手奉酒敢有推辭雙手接過來一飲而盡不剩一滴奉酒的姬對着衆姬笑道妙人也每人可各奉一杯鄭十道列位休得炒斷了擲與吾友沈大官人也願與衆位下一局一頭擲骰一頭飲酒助興更爲有趣那老成的道妙妙雖然如此也要防主人覺來遂喚小鬟快去朝議房裡伺候倘若睡覺亟來報知切勿悞事小鬟領命去了諸女就與沈將仕共

此扯揑無不有妙處

博沈將仕自喜身入仙宮志得意滿采色隨手得勝諸姬頭上釵鉺首飾盡數除下來作采賭賽盡被沈將仕羸了須臾之間約有千金諸姬个个目睜口呆面前一空鄭十將沈將仕扯一把道羸勾了歇手罷怎當得沈將仕魂不附體他心裏只要多掙得一會寡趣便好不在乎財物輸羸那里肯住只管伸手去取酒喫喫了又擲擲了又喫諸姬又來趄與奉他不休沈將仕越肉麻了風將起來弄得諸姬皆赤手無稍可擲其間有一小姬年最少貌最美獨是他輸得最多見沈將仕風風世世連擲采骰帶着怒容起身

總亦極趣

竟去走至房中轉了一轉提着一个羊脂玉花鐏到面前向桌上一攦道此餅直千緡只此作孤注輸羸在此一決衆姬問道此不是爾所有何故將來作注小姬道此主人物也此一決得勝固妙倘若再不如意一發輸了去明日主人尋究定遭鞭箠然事勢至此我情已極不得不然衆人勸他道不可趕興萬一又輸再無挽回了小姬怫然道憑我自主何故阻我堅意要擲衆人見他已怒便道本圖歡樂何故到此地位沈將仕看見小姬光景又憐又愛心裡躊躇道我本意豈欲羸他爭禁骰子自勝怎生得帮襯這一

直得一輸

若此擲不勝其中之

擲輸與他了也解得他的惱怒不然反是我殺風景了看官聽說這骰子雖無知覺極有靈通最是跟着人意興走的起初沈將仕神來氣旺勝采便跟着他走所以連擲連羸歇了一會勝頭已過敗色將來況且心裡有些過意不去情願認輸一團銳氣已自餒了十分了更見那小姬氣忿忿雄糾糾十分有趣魂靈也被他弔了去心意忙亂一擲大敗小姬叫聲慚愧也有這一擲該我羸的即把花鐏底兒朝天倒將轉來沈將仕只道止是個花鐏就是千緡也賠得起豈知花鐏裡頭盡是金釵珠琲塞滿其中一倒倒將

物必別有妙用料不至爲沈生攫得也

出來輝煌奪目正不知多少價錢盡該是輸家賠償的沈將仕無言可對鄭李二人與同諸姬公估價值所值三千緡錢沈將仕須賴不得盡把先前所贏儘數退還不上千金只得走出叫家僮取帶來箱子裡面茶券子二千多張筭了價錢盡作賭資還了說話的茶券子是甚物件可當金銀看官聽說茶券子即是茶引宋時禁茶榷稅但是茶商納了官銀方關茶引認引不認人有此茶引可以到處販賣每張之利一兩有餘大戶人家儘有當着茶引生利的所以這茶引當得銀子用蘇小卿之母受了三千張茶引把

小卿嫁與馮魁即是此例也沈將仕去了二千餘張茶引即是去了二千餘兩銀子沈將仕自道只輸得一擲身邊還有剩下幾百張其餘金寶他物在外不動還思量再下局去博將轉來忽聽得朝議裏頭大聲咳嗽急索唾壺諸姬慌張起來忙將三客推出閣外把火打滅一齊奔入房去三人重復走到軒外元飲酒去處剛坐下只見兩个小童又出來勸酒道朝議多多致意尊客夜深體倦不敢奉陪求尊客發興多飲一杯三人同聲辭道酒興已闌不必再叨了只要作別了便去小童走進去說了又走出來道朝議

這此後来更妙有深情

眞是着鬼

說倉卒之間多有簡慢夜已深了不勞面別此後三日再求三位同會此處更加盡興切勿相拒又叫分付看馬的仍舊送三位到寓所轉來回話三人一同沈家家僮秉着原來的四疋馬離了王家行到城門邊天色將明城門已自開了馬夫送沈將仕到了寓所沈將仕賞了馬夫酒錢連鄭李二人的也多是沈將仕出了一齊打發了去鄭李二人別了沈將仕道一夜不睡且各還寓所安息一安息等到後日再去赴約二人別去沈將仕自思夜來之事雖然失去了一二千本錢却是着實得趣想來老姬贊他何等有情小姬怒他也自有與其餘諸姬遞相勸酒輪流賭賽好不風光多是背着主人做的可恨鄭李兩人先占着這些便宜而今我既弄入了門少不得也熟分起來也與他二人一般受用或者還有括着个把上手的事在裏頭也未可知轉轉得意因兩日困倦不出門巴到第三日清早起來就要去再赴王朝議之約却不見鄭李二人到來急着家僮到二人下處去請下處人回言走出去了只得呆呆等着等到日中竟不見來沈將仕急得亂跳肚腸多爬了出來想一想道莫不他二人不約我先去了我既已拜過擾過

此時何不再一裝局哄之蓋所得已厭恐再試而或窘耳

認得的了、何必待他二人、只是要引進内裏去、還須得他毎領路、我如今備些禮物、去酬謝前晩之酌、若是他二人先在、不必說了、若是不在、料得必來、好歹在那里等他毎爲是、吽家僮顧了馬疋、帶了禮物出了城門、竟依前日之路、到王朝議家裏來、到得門首、只見大門拴着、先吽家僮尋着傍邊一个小側門進去、一直到了裏頭、並無一人在内、家僮正不知甚麼縁故、走出來回覆家主、沈將仕驚疑、猶恐差了、再仝着家僮走進去一看、只見前堂東軒、與那聚賭的小

如夢

閣宛然、那夜光景在目、却無一个人影、大駭道、分明

房不可久假故不得不散

是這个裏頭、那有此等怪事、急走到大門左側、問着个開皮舗的人道、這大宅裏王朝議全家那里去了、皮匠道、此是内相侯公公的空房、從來沒个甚麼王朝議在此、沈將仕道、前夜有个王朝議、與全家眷正在此中居住、我們來拜他、他做主人、留我每喫了一夜酒、分明是此處、如何說從來沒有、皮匠道、三日前有好幾个惡少年、挾了幾个上廳有名粉頭、稅了此房喫酒賭錢、次日分了利錢、各自散去、那里是甚麼王朝議、請客來這位官人、莫不着了他道兒了、沈將仕方才疑道、是奸計、裝成圈套、來騙他、這些茶券子

惟其如此所以爲神捏

打合在一夜共習成非一日之功矣

的一二千金之物分明付之一空了却又轉一念頭追思那日池邊喚馬宅內留賓後來閣中聚賭都是無心湊着的難道是設得來的計較似信不信道只可惜不見兩人畢竟有个緣故在內等待幾日尋着他兩个再問豈知自此之後屢屢叫人到鄭李兩人下處去問連下處的人多不曉得說道自那日出去後一竟不來虛鎖着兩間房開進去並無一物在內不知去向了到此方知前日這些逐段逐節行徑令人看不出一些與馬夫小童多是一套中人物只在遲這一夜裏頭打合成的正是拐騙得十分巧處神鬼莫測也、

漫道良朋作勝游、　誰知胠篋有陰謀、
淸閨不是閒人到　祇爲癡心錯下籌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八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九

莽兒郎驚散新鶯燕　㑳梅香認合玉蟾蜍

詩云

世間好事必多磨　緣未來時可奈何
直至到頭終正果　不知底事欲蹉跎

話說從來有人道好事多磨那到底不成的自不必說儘有到底成就的起初時千難萬難挫過了多少機會費過了多少心機方得了結就如王仙客與劉無雙兩个中表兄妹從幼許嫁年紀長大只須劉尚書與夫人做主兩个一下配合了有何可說却又尚

書畨悔起來千推萬阻比及夫人攛掇得肯了正要做親又撞着朱泚姚令言之亂御駕蒙塵兩下失散直到得干戈平靜仙客入京來訪不匡劉尚書被人誣陷家小配入掖庭從此天人路隔永無相會之日了姻緣未斷又得發出宮女打掃皇陵恰好差着無雙在內驛庭中通出消息與王仙客跟尋得希奇古怪的一个俠客古押衙將茅山道士仙丹矯詔藥死無雙在皇陵上贖出尸首來救活了方得成其夫婦同歸襄漢不知挫過了幾个年頭費過了多少手脚了早知到底是夫妻何故又要經這許多磨折真不知天公主的是何意見可又有一說不遇艱難不顯好處古人云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只如偷情一件一偷便着却不早完了事然沒一些光景了畢竟歷過多少間阻無限風波後來到手方為希罕所以在行的道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真有深趣之言也而今說一段因緣正要到手却被無意中攪散及至後來兩下各不指望了又曲曲灣灣反弄成了這是氤氲大使顛倒人的去處且說這段故事出在那个地方甚麼人家怎的起頭怎的了結看官

不要性急、待小子原原委委説來、有詩爲証、
打鴨驚鴛鴦、分飛各異方、
天生應匹耦、羅列自成行、
話説杭州府有一个秀才、姓鳳名來儀、字梧賓、少年
高才、只因父母雙亡、家貧未娶、有个母舅金三員外、
看得他是个不凡之器、是件照管周濟他、鳳生就冒
了舅家之姓、進了學、入場考試、已得登科、朋友往來、
只稱鳳生、榜中名字、却是金姓、金員外一向出了燈
火之資、替他在吳山左畔、賃下園亭一所、與同兩个
朋友做伴讀書、那兩个是嫡親兄弟、一个叫做賓尚
文、一个叫做賓尚武、多是少年豪氣、眼底無人之輩、
三个人情投意合、頗有管鮑雷陳之風、賓家兄弟爲
因有一个親眷上京爲官、送他長行、就便往撫州探
訪相識去了、鳳生雖已得中、春試尚遠、還在園中讀
書、一日傍晚時節、誦讀少倦、走出書房散步、至園東、
忽見墻外樓上有一女子、凭窗而立、貌若天人、只隔
得一垛墻、差不得多少遠近、那女子看見鳳生青年
美質、也似有眷顧之意、毫不躱閃、鳳生貪看、自不必
説、四目相視、足有一个多時辰、鳳生只做看玩園中　醆 袓
菊花、步來步去、賣弄着許多風流態度、不忍走回、直

等天黑將來、只聽得女子呌道、龍香掩上了樓窗、一个侍女走起來、把窓撲的關了、鳳生方才回步、心下思量道、不知隣家有這等美貌女子、不曉得他姓甚名誰、怎生打聽一个明白便好、過了一夜、次日清早起來、也無心想觀看書史、忙忙梳洗了、郎望園東墻邊來、擡頭看那鄰家樓上、不見了昨日那女子、正在惆悵之際、猛聽得墻角小門開處走將一個青青秀秀的丫鬟進來、竟到圃中採菊花、鳳生要撩撥他開口、故作厲聲道、誰家女子盗取花卉、那丫鬟啐了一聲道、是我隣家的園子、你是那里來的野人、反說我盗、鳳生笑道、盗也非盗、野也不野、一時失言、兩下退過罷、丫鬟也笑道、不退過找你些甚麼、鳳生道、請問小娘子、採花去與那个戴、丫鬟道、我家姐姐梳洗已完、等此揷戴、鳳生道、你家姐姐高姓大名、何門宅眷、丫鬟道、我家姐姐姓楊、小字素梅、還不曾許聘人家、鳳生道、堂上何人、丫鬟道、父母俱亡、傍着兄嫂同居、性愛幽靜、獨處小樓刺繡、鳳生道、昨日看見在樓上凭窓而立的、想就是了、丫鬟道、正是他了、那里還有第二個、鳳生道、這等小娘子莫非龍香姐麼、丫鬟驚道、官人如何曉得、鳳生本是昨日聽得叫喚明白、在

歟　了　便妙

耳朶裏的却謅一個謊道小生一向聞得東隣楊宅有个素梅娘子世上無雙的美色侍女龍香姐十分乖巧十分賢惠仰慕已久了龍香終是丫頭家見識聽見稱讚他兩句道是外邊人真个說他好就有幾分喜動顔色道小婢子有何德能直教官人知道鳳生道強將之下無弱兵恁樣的姐姐須得恁樣的梅香姐方爲厮稱小生有緣昨日得暫見了姐姐今日又得遇着龍香姐真是天大的福分龍香姐怎生做得一个方便使小生再見得姐姐一面麽龍香道官人好不知進退好人家兒女又不是煙花門戶知道

你是甚麽人面生不熟說个一見再見鳳生道小生姓鳳名來儀今年秋榜舉人在此園中讀書就是貼壁緊隣你姐姐固是絕代佳人小生也不愧今時才子就相見一面（赸、臉）也不辱沒了你姐姐龍香道慣是秀才家有這些老臉說話不耐煩與你纏帳且將菊花去與姐姐插戴則个說罷轉身就走鳳生直跟將來送他作个揖道千萬勞龍香姐在姐姐面前說鳳來儀多多致意龍香只做不聽走進角門撲的關了鳳生只得回步轉來只聽得樓窗豁然大開高處有人叫一聲龍香怎麽去了不來急擡頭看時正是昨日

凭窓女子、新妝方罷、等龍香採花不來、開窗叫他、恰好與鳳生打个照面、鳳生看上去、愈覺美麗非常、那楊素梅也看上鳳生在眼裏了、呆呆偷覷目不轉睛、鳳生以爲可動、朗吟一詩道

幾回空度可憐宵　誰道秦樓有玉簫
咫尺銀河難越渡　寧交不瘦沈郎腰

樓上楊素梅聽見吟詩、詳那詩中之意、分明曉得是打動他的了、只不知這俏書生是那一个、又沒處好問得、正在心下躊躇、只見龍香手撚了一朶菊花來、與他插好了、就問道姐姐你看見那園中狂生否、素梅搖手道、還在那廂搖擺、低聲些、不要被他聽見了、龍香道、我正要他聽見、有這樣老臉皮沒廉恥的、素梅道、他是那个、怎麼樣沒廉恥、你且說來、龍香道我自採花、他不知那里走將來撞見了、反說我偷他的花、被我搶白了一場、後來問我採花與那个戴、我說是姐姐、他見說出姐姐名姓來、不知怎的就曉得我叫做龍香、說道一向仰慕姐姐芳名、故此連侍女名字多打聽在肚裏的、又說昨日得瞥見了姐姐、還要指望再見見、又被我搶白他是面生不熟之人、他纔說出名姓來、叫做鳳來儀、是今年中的舉人、在此園

中讀書是个紧隣我不採他他深深作揖央我致意姐姐道姐姐是佳人他是才子你道好没廉耻麽素梅道說輕些看來他是个少年書生高才自負的你不理他便罷不要（有心人）十分輕口輕舌的沖撞他龍香道姐姐怕龍香沖撞了他等龍香去叫他來見見姐姐姐姐自囬他話罷素梅道痴丫頭好个歹舌頭怎麽好叫他見我兩个一頭話一頭下樓去了這裏鳳生聽見樓上唧噥一番雖不甚明白曉得是一定說他心中好生痒痒直等樓上不見了人方才走囬書房從此書卷懶開茶飯懶吃一心只在素梅身上日日在東墻探頭望腦時常兩下撞見那素梅也失魂喪魄的掉那少年書生不下每日上樓幾番但遇着便眉來眼去彼此有意只不曾交口又時常打發龍香只以採花爲名到花園中探聽他來踪去跡龍香一來曉得姐姐的心事二來見鳳生靦覥（偷期首必藉）心裏也有些喜歡（此等之力）要在裏頭撮合不時走到書房裏傳消遞息對鳳生說着素梅好生鍾情之意鳳生道對面甚覺有情只是隔着樓上下不好開得口總有心事無從可達龍香道官人何不寫封書與我姐姐鳳生喜道姐姐通文墨麽龍香道姐姐喜的是吟詩作賦豈但通

文墨而已、鳳生道這等待我寫一情詞起來勞煩你
替我寄去看他怎麽說、鳳生提起筆來一揮而就詞
云、
木落庭皐樓閣外彤雲半擁偏則向淒涼書舍早
將寒送眼角偷傳傾國貌心苗曾倩多情種問天
公何日判佳期成歡寵　詞寄滿江紅
鳳生寫完、付與龍香龍香收在袖裏、走回家去見了
素梅、面帶笑容素梅問道、你適在那邊書房裏來、有
何說話笑嘻嘻的走來、龍香道好笑那鳳官人見了
龍香不說甚麽說話把一張紙一管筆只管寫來寫

机變提手
紅娘

去、被我趕他不見溜了一張來姐姐你看他寫的是
甚麽、素梅接過手來看了一遍道寫的是一首詞分
明是他叫你拿來的你却掉謊龍香道不瞞姐姐說
委實是他叫龍香拿來的、龍香又不識字知他寫的
是好是歹怕姐姐一時嗔怪只得如此說素梅道我
也不嗔怪你只是書生狂妄不回他幾字他只道我
不知其意只管歪纏我也不與他吟詞作賦賣弄聰
明、寔寔的寫幾句說話回他便了龍香即時研起墨
來取幅花箋攤在棹上好个素梅也不打稿提起筆
來就寫寫道、

自古貞姬守節。俠女憐才。兩者俱賢。各行其是。但恐遇非其人、輕諾寡信、俠不如貞耳。與君爲隣、幸成目遇、有緣與否、君自揣之。勿徒調文琢句、爲輕薄相誘已也。聊此相復、寸心已盡、無多言、

寫罷封好了、教龍香藏着、隔了一日、拿去與那鳳生、龍香依言來到鳳生書房、鳳生驚喜道、龍香姐來了、那封書兒曾達上姐姐否、龍香拿个班道、甚麼書、不書、要我替你淘氣、鳳生道、好姐姐、如何累你受氣、龍香道、姐姐見了你書、變了臉道、甚麼人的書、要你拿來、我是閨門中女兒、怎麼與外人通書帖、只是要打、

龍香饒有趣致

鳳生道、他既道我是外人、不該通書帖、又在樓上眼。睜。睜。看。我。怎的、是他自家招風攬火、怎到打你、龍香道、我也不到得與他打、我回說道、我又不識字、知他寫的是甚麼、姐姐不像意、不要看、他拿去還他罷了、何必着惱、方纔免得一頓打、鳳生道、好譫語、若是不曾看着、拿來還了、有何消息、可不悞了我的事、龍香道、不曾悞事、不悞事、還了你、你自看去、袖中摸出來、撩在地下、鳳生拾起來、却不是起先拿去的了、曉得是龍香耍他、帶着笑道、我說你家姐姐不捨得惟我、必是好音回我了、折開來細細一看、跌足道、好个有

見識的女子分明有意于我只怕我日後負心未肯造次耳我如今只得再央龍香姐拿件信物送他寫封實心實意的話求他定下个佳期省得此往彼來有名無實白白地想殺了我龍香道爲人爲徹快寫來我與你拿去我自有道理鳳生開了箱子取出一个白玉蟾蜍鎮紙來乃是他中榜之時舅舅金三員外與他作賀的製作精工是件古玩今將來送與素梅作表記寫下一封書道

承示玉音多關肝鬲儀雖薄德敢負深情但肯俯通一夕之歡必當永矢百年之好謹貢白玉蟾蜍

一聊以表信荆山之產取其堅潤不渝月中之象取其團圓無缺乞訂佳期以慰渴想　末寫道辱愛不才生鳳來儀頓首　素梅娘子粧前

鳳生將書封好一同玉蟾蜍交付龍香對龍香道我與你姐姐百年好事千金重擔只在此兩件上面了萬望龍香姐竭力周全討个回音則個龍香道不須囑付我也巴不得你們兩个成了事有話面講不耐煩如此傳書遞柬鳳生作个揖道好姐姐如此封襯萬代恩德龍香帶着笑拿着去了走進房來回覆素梅道鳳官人見了姐姐的書着寔贊嘆說姐姐有見

正眞愛所露

識、又寫一封回書、送一件玉物事在此、素梅接過手來、看那玉蟾蜍光潤可愛、笑道他送來怎的、且折開書來看、素梅看那書時、一路把頭暗點、臉頰微紅、有些沉吟之意、看到辱愛不才生幾字、笑道、騃秀才那個就在這里愛你、龍香道、姐姐若是不愛、何不絕了他、不許往來、既與他兜兜搭搭、他難道到肯認做不愛、不成、素梅也笑將起來道、痴丫頭、就像與他一路的、我到有何話與你商量、我心上眞有些愛他、其實瞞不得你了、如今他送此玉蟾蜍、做了信物、要我去會他、這个却怎麼使得、龍香道、姐姐若是使不得、空

愛他也無用、何苦把這个（慈悲肚腸）書生、弄得他不上不落的、呆呆地百事皆廢了、素梅道、只恐書生薄倖、且顧眼下風光、日後不在心上、撇人在腦後了、如何是好、龍香道、這个龍香也做不得保人、姐姐而今要絕他、却又愛他、要從他、却又疑他、如此兩難、何不約他當面一會、看他說話眞誠、罰个咒愿、方纔憑着姐姐、或短或長、成就其事、若不像个老實的、姐姐一下子丟開、再不要纏他罷了、素梅道你說得有理、我回他字去、難得今夜是十五日團圓之夜、約他今夜到書房裏相會便了、素梅寫着幾字、手上除下一个纍金戒指

見苔他玉蟾蜍之贈叫龍香拿去龍香應允一面走到園中心下道佳期只在今夜了便宜了這酸子不要直與他說知走進書房中來只見鳳生朝着紙窗正在那里呆想見了龍香魆地跳將起來道好姐姐天大的事如何了龍香道什麽如何如何他道你不知進退開口便問佳期這等看得容易一下性子書多扯壞了連那玉蟾蜍也摜碎了鳳生呆了道這般說起來教我怎的纔是等到幾時方好可不害殺了我龍香道不要心慌還有好話在後鳳生歡喜道旣有好話快說來龍香道好自在性大着嘴子快說來

矯態可掬

快說來不直得陪个小心鳳生陪笑道好姐姐這是我不是了跪下去道我的親娘有甚麽好說話對我說罷龍香扶起道不要饞臉你且起來我對你說我姐姐初時不肯是我再三攛掇已許下日子了鳳生道在幾時呢龍香笑道在明年鳳生道若到明年我也害死好做周年了龍香道死了料不要我償命自有人不捨得你死有個丹藥方在此醫你袖中摸出戒指與那封字來交與鳳生道到不是害死却不要快活殺了鳳生接着折開看時上寫道

徒承往復未測中心擬作夜談各陳所願固不爲

投梭之拒亦非效踰墻之徒終身事大欲訂完盟耳先以約指之物爲定言出如金浮情宜戒如斯而已末附一詩云

試欲聽琴心　來訪吹簫伴
爲語玉蟾蜍　清光今夜滿

鳳生看罷曉得是許下了佳期又即在今夜喜歡得打跌對龍香道虧殺了救命的賢姐教我怎生報荅也龍香道閒話休題既如此約定到晚來切不可放甚麼人在此打攪鳳生道便是同窓兩个朋友出去久了舅舅家裏一个送飯的人送過便打發他去不呼喚他却不敢來此外別無甚人到此不妨不妨只是姐姐不要臨時變卦便好龍香道這个到不消疑慮只在我身上包你今夜成事便了龍香自回去了鳳生一心只打點歡會住在書房中巴不得到晚那邊素梅也自心裏忒忒地一似小兒放紙砲又愛又怕只等龍香回來商量到晚赴約恰好龍香已到回覆道那鳳官人見了姐姐的字好不快活連龍香也受了他好些跪拜了素梅道說便如此說羞荅荅地怎好去得龍香道既許了他作耍不得的素梅道不去便怎麼龍香道不去不打緊龍香說了這一个大

大見識女子非可以馬泊六目之

説後來害死了他地府中還要攀累我素梅道你只管自家的來世再不管我的終身龍香道甚麼終身拚得立定主意嫁了他便是了素梅道既如此便依你去走一遭也使得只要打聽兄嫂睡了方好説話之間早已天晚天上皎團團推出一輪明月龍香走去了一更多次走來道大官人大娘子多喫了晚飯我守他收拾睡了纔來的我每不要點燈開了角門趁着明月悄悄去罷素梅道你在前走我後邊尾着怕有人來果然龍香先行素梅在後遮遮掩掩走到書房前龍香把手點道那有燈的不就是他書房素梅見説是書房便立定了脚鳳生正在聍望不到之際心痒難熬攢出攢入了一會畧在窓前歇氣只聽得門外脚步響急走出來迎着這里龍香就出聲道鳳官人姐姐來了還不拜見鳳生月下一看眞是天仙下降不覺的跪了下去道小生有何天幸勞煩姐姐這般用心殺身難報素梅通紅了臉一把扶起道官人請尊重有話慢講鳳生立起來就扶着素梅衣袂道外廂不便請小姐快進房去素梅走進了門內外邊龍香道姐姐我自去了素梅叫道龍香不要去鳳生道小姐等他回去安頓着家中的好素梅又叫

好个會掛襯的龍香

到此不得不草草

道、畧轉轉就來、龍香道、曉得了、鳳官人關上了門罷、當下龍香走了、轉去、鳳生把門關了、進來、一把抱住、道、姐姐想殺了鳳來儀、如今僥倖殺了鳳來儀也、一手就去素梅懷裏亂扯衣裙、素梅按住道、官人不要性急、說得明白、方可成歡、鳳生道、我兩人心事已明、到此地位、還有何說、只是抱着推他到床上來、素梅掙定了腳不肯走、道、終身之事、豈可草草、你咒也須賭一个、永不得負心、鳳生一頭推一頭口裏噥道、鳳來儀若負此情、永遠前程不吉不吉、素梅見他極態、又哄他又愛他、心下已自軟了。不由的腳不放鬆、任他推去、正要倒在床上、只聽得園門外一片大嚷、搖鼓也似敲門、鳳生正在喉急之際、喫那一驚不小、便道、作怪了、此時是甚麼人敲門、想來沒有別人、姐姐不要心慌、門是關着的、沒事、我們且自上床、憑他門外叫喚、不要睬他、素梅也慌道、只怕使不得、不如我去休、鳳生極了、恨性命抱住道、這等怎使得、這是活活的弄殺我了、正是色膽如天、鳳生且不管外面的事、把素梅的小衣服解脫了、忙要行事、那曉得花園門年深月久、苦不甚牢、早被外邊一夥人踢開了一扇、一路嚷將進來、直到鳳生書房門首來了、鳳生聽

見來得切近方纔着忙道古怪這聲音却似賓家兄弟兩个幾時回來的恰恰到此我的活冤家怎麽是好只得放下了手對素梅道我去頂住了門你把燈吹滅了不要做聲素梅心下驚惶一手把裙袴結好一頭把火吹息魆魆地揀暗處站着不敢喘氣鳳生走到門邊輕輕掇條櫈子把門再加頂住要走進來温存素梅只聽得外面打着門道鳳兄快開門鳳生戰抖抖的回道是是是那個一個聲氣小些的道小弟賓尚文一個大賊道小弟賓尚武兩個月不相聚了今日纔得回來這樣好月色快開門出來吾們同

只該說今夜正在高興望乞見量

去喫酒鳳生道夜深了小弟已睡在床上了懶得起來明日盡興罷外邊賓大道寒舍不遠過談甚便欲着人來請因怕兄已睡着未必就來故此兄弟兩人特來自邀快些起來鳳生道夜深風露熱被窩裏起來怕不感冒了其寔的懶起不要相強足見相知賓大道兄興素豪今夜何故如此賓二便嚷道男子漢見説着喫酒看月有興的事披衣便起怕甚風露鳳生道今夜偶然沒興望乞見量賓二道終不成使我們掃了興便自這樣回去了你若當真不起來時我們一發把這門打開來莫怪粗鹵鳳生着了急自想

道、倘若他當真打進、怎生是好、低低對素梅道、他若打將進來、必然事露、姐姐你且躲在床後、待我開門出去打發了他就來、素梅也低低道、撇脫些、我要回去、這事做得不好了、怎麼處、素梅望床後黑處躲好、鳳生纔撥開櫈子、開出門來、見了他兄弟兩個、且不施禮、便隨手把門扣上了道、室中無火、待我搭上了門和兄每兩個坐話一番、罷兩實道、坐話甚麼、酒盒多端正在那里了、且到寒家、呼盧浮白、喫到天明、（苦哉）鳳生道、小弟不耐煩、饒我罷、實二道、我們興高得緊、管你耐煩不耐煩、我們大家扯了去、兄弟兩個、多動手扯着便走、又加家僮們推的推、擁的擁、不由你不走、（毒甚）鳳生只叫得苦、却又不好說出、正是

啞子慢嘗黃栢味　難將苦口向人言

沒奈何只得跟着吆吆喝喝的去了、這里素梅在房中心頭丕丕的跳、幾乎把個胆嚇破了、着實懊悔無盡、聽得人聲漸遠、纔按定了性子、走出床面前來、整一整衣服、望門外張一張、悄然無人、忖道此時想沒人了、我也等不得他、趂早走回去罷、去摸那門時、誰想是外邊搭住了的、（匆遽之狀如在目前）狠性子一摸、早把兩三個長指甲一齊蹴斷了、要出來又出來不得、要叫聲龍香、又

想他決在家裏那里在外邊聽得又還怕被別人聽見了左右不是心裏煩躁撩亂沒計奈何看看夜深了坐得不耐煩再不見鳳生來到心中又氣又恨道難道貪了酒杯竟忘記我在這里了又替他解道方纔他負極不要去還是這些狂朋沒得放他回來轉展躊躇無聊無賴身體倦怠呵欠連天欲要睡睡又是別人家床鋪不曾睡慣不得伏貼亦且心下有事焦焦躁躁那裏睡得去悶坐不過做下一首詞云

幽房深鎖多情種清夜悠悠誰共羞見枕衾鴛鳳悶則和衣擁　無端猛烈陰風動驚破一番新夢窗外月華霜重寂寞桃源洞

聽蛩然足音而喜此其時也

詞寄桃源憶故人素梅吟詞已罷早已雞鳴時候了龍香在家裏（做夢）睡了一覺醒來想道此時姐姐與鳳官人也快活得勾了不免走去候候接了他歸來早些省得天明有人看見做出事來開了角門踏着露草慢慢走到書房前來只見門上搭着扭兒疑道這外面是誰搭上的又來奇怪了自言自語了幾句裏頭素梅聽得聲音便開言道龍香來了麼龍香道是來了素梅道快些開了門進來龍香開進去看時只見素梅衣粧不卸獨自一個坐着驚問道姐姐起得這（錯認皆妙）

與可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者也

般早素梅道那里是起早一夜還不曾睡龍香道爲何不睡鳳官人那里去了素梅嘆口氣道有這等不湊巧的事說不得一兩句說話一夥狂朋蹋進園門來拉去看月鳳官人千推萬阻不肯開門他直要打進門來只得開了門隨他們一路去了至今不來且又搭上了門教我出來又出來不得坐又坐不過受了這一夜的罪而今你來得正好我和你快回去罷龍香道怎麼有這等事姐姐有心得到這時候了鳳官人畢竟轉來還在此等他一等麼素梅不覺淚汪汪的又嘆一口氣道還說甚麼等他只自回去罷了

正是

驀地魚舟驚比目　霎時樵斧破連枝

素梅自與龍香回去不題且說鳳生被那不做美的竇大竇二不由分說拉去喫了半夜的酒鳳生真是熱地上蜒蚰一時也安不得身子一聲求罷就被竇二大碗價罰來鳳生雖是心裏不願待推卻時又恐怕他們看出破綻只得免強發興指望早些散場誰知這些少年心性喫到興頭上越喫越狂那里肯住鳳生真是沒天得叫直等東方發白大家酩酊喫不得了方纔歇手鳳生終是留心不至大醉帶了些酒

意別了二寶一步恨不得做十步蹤蹌歸來到得園
中只見房門大開急急走進叫道小姐小姐那見個
人影想着昨宵在此今不得見了不覺的趂着酒興
敲臺拍凳氣得淚點如珠的下來罵道天殺的寶家
兄弟坑殺了我千難萬難到得今日纔得成就未曾
到手平白地攪開了而今不知又要費多少心機方
得圓成只怕着了這驚不肯再來了如何是好悶悶
不樂倒在床上一覺睡到日沉西方起得來急急走
到園東墻邊一看但見樓窗緊閉不見人蹤推推角
門又是關緊了的沒處問个消息怏怏而回且在書

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又在巫山那廂

房納悶不題且說那楊素梅歸到自巳房中心裏還
是恍惚不寧的對龍香道今後切須戒着不可如此
龍香道姐姐只怕戒不定素梅道且看我狠性子戒
（覷破）（強語亦妙語）
起來龍香道到得戒時巳是遲了素梅道怎見得遲
龍香道身子巳破了素梅道那里有此事你纔轉得
身他們就打將進來說話也不曾說得一句那有別
事龍香道既如此那人怎肯放下定然想殺了極不
也害個風癲可不是我們的陰隲還須今夜再走一
遭的是素梅道今夜若去你住在外面一邊等我一
邊看人方不悞事龍香冷笑了一聲素梅道你笑甚

麽來龍香道我笑姐姐好个狠性子着實戒得定兩個正要商量晚間再去赴期不想裏面兄嫂處走出一个丫鬟來報道馮老孺人來了元來素梅有个外婆嫁在馮家住在錢塘門裏雖沒了丈夫家事頗厚開个典當舖在門前人人曉得他是个富室那些三姑六婆沒一个不來奉承他的他只有一女嫁與楊家就是素梅的母親早年夫婦雙亡了孺人想着外甥女兒雖然傍着兄嫂居住未曾許聘人家一日與媒婆每說起素梅親事媒婆每道若只托着楊大官人出名說把妹子許人未必人家動火須得說是老孺人的親外甥就在孺人家裏接茶出嫁的方有門當戶對的來孺人道是說得有理亦且外甥女兒年紀長大也要收拾他身畔來故此自已擡了轎又叫了一乘空轎一直到楊家要接素梅家去素梅接着外婆孺人把前意說了一遍素梅暗地喫了一驚推托道既然要去外婆先請回等甥女收拾兩日就來（老厭物）孺人道有什麼收拾我在此等了你去龍香便道也要揀個日子孺人道我揀了來的今日正是个黃道吉日就此去罷素梅暗暗地叫苦私對龍香道怎生發付那人龍香道總是老孺人守着在此便再遲兩

日去也會他不得了不如且依着去了等龍香自去回他消息再尋機會罷素梅只得懷着不快跟着孺人去了所以這日鳳生去望樓上再不得見面直到外邊去打聽纔曉得是外婆家接了去了跌足嘆恨悔之無及又不知幾時纔得回家再得相會正在不快之際只見舅舅金三員外家金旺來接他回家去要商量上京會試之事說道園中一應書箱行李多收拾了家來不必再到此了鳳生口裏不說心下思量道誰想當面一番錯過便如此你東我西料想那還有再會的日子只是他十分的好情教我怎生放得下一邊收拾望着東墻只管落下淚來却是沒奈何只得匆匆出門到了金三員外家裏員外早已收拾盤纏是件停當喫了餞行酒送他登程叫金旺跟着一路伏侍去了員外閒在家裏偶然一個牙婆走來賣珠翠說起錢塘門裏馮家有个女兒才貌雙全尚未許人員外叫討了他八字來與外甥合一合看那看命的看得是一對上好到頭夫妻夫榮妻貴並無沖犯員外大喜即央人去說合那馮孺人見說是金三員外曉得是本處財主叫人通知了外甥楊大官人當下許了擇了吉日下了聘定歡天喜地誰知

有此意所以到底成就

楊素梅心裏只想着鳳生見說許下了甚麼金家好生不快又不好說得出來對着龍香只是啼哭龍香寬解道姻緣分定想當日若有緣法早已成事了如此對面錯過畢竟不是對頭虧得還好若是那一夜有些長短了而今又許了一家却怎麼處素梅道說那里話我當初雖不與他沾身也曾親熱一番心已相許我如今痴想還與他有相會日子權且忍耐若要我另嫁別人臨期無奈只得尋个自盡報荅他那一點情分便了怎生撇得他下龍香道姐姐一片好心固然如此只是而今怎能勾再與他相會素梅道他如今料想在京會試倘若姻緣未斷得登金榜他必然歸來尋訪着我那時我辭了外婆回到家中好歹設法得相見一番那時他身榮貴就是婚姻之事或者還可挽回萬一不然我與他一言面訣死亦瞑目了龍香道姐姐也見得是且耐心着不要煩煩惱惱與別人看破了生出議論來不說兩个唧噥且說鳳生到京一舉成名做了三甲進士選了福建福州府推官心裏想道我如今便道還家央媒議親易如反掌這姻緣仍在誠爲可喜進士不足言也正要打點起程金員外家裏有人到京來說道家中已聘下

了夫人只等官人榮歸畢姻鳳生喫了一驚道怎麼聘下了甚麼夫人金家人道錢塘門裏馮家小姐見説才貌雙全的鳳生變了臉道你家員外好沒要緊那知我的就裏連忙就聘做甚麼金家人與金旺多疑怪道這是老員外好意官人爲何反怪將起來鳳生道你們不曉得不要多管自此心中反添上一番愁緒起來正是

姻事雖成心事違　新人歡喜舊人啼
幾回暗裏添惆悵　説與傍人那得知

鳳生心中悶悶且待到家再作區處一面京中自起身一面打發金家人先回報知擇日到家這里金員外曉得外甥歸來快了定了成婚吉日先到馮家下那袍段釵鐶請期的大禮他把一个白玉蟾蜍做壓釵物事這蟾蜍是一對前日把一个送外甥了今日又替他行禮做了个囫圇人情教媒婆送到馮家去説金家郎金榜題名不日歸娶已起程將到了那馮老孺人好不喜歡旁邊親親眷眷看的人那一个不嘖嘖稱嘆道素梅姐姐生得標緻有此等大福多來與素梅叫喜誰知素梅心懷鬼胎只是長吁短嘆好生愁悶默默歸房去了只見龍香走來道姐姐你看

見適纔的禮物麼、素梅道、有甚心情去看他、龍香道、一件天大僥倖的事、好叫姐姐得知、龍香聽得外邊人說、那中進士聘姐姐的那个人、雖然姓金、却是金家外甥、我前日記得鳳官人也曾說甚麼金家舅舅、只怕那个人就是鳳官人也不可知、素梅道、那有此事、龍香道、適纔禮物裏邊、有一件壓釵的東西、也是一个玉蟾蜍、與前日鳳官人與姐姐的一模二樣、若不是他家、怎生有這般一對、素梅道、而今玉蟾蜍在那里、設法來看一看、龍香道、我方纔見有些蹺蹊、推說姐姐要看、拿將來了、袖裏取出、遞與素梅、看了一會、果像是一般的、再把自家的在臂上解下來、並一並看、分毫不差、想着前日的情、不覺掉下淚來、道若果如此、真是姻緣不斷、古來破鏡重圓、釵分再合、信有其事了、只是鳳郎得中、自然說是鳳家下禮、如何只說金家、這裏邊有些不明、怎生探得一个實消息、果然是了便好、龍香道、是便怎麼、不是便怎麼、素梅道、是他了、萬千歡喜、不必說起、若不是他、我前日說過的、臨到迎娶、自縊而死、龍香道、龍香到有个計較在此、素梅道、怎的計較、龍香道、少不得迎親之日、媒婆先回話、那時龍香粧做了媒婆的女兒、隨了他去

看得果是那人即忙回來說知就是素梅道如此甚好但願得就是他這場喜比天還大龍香道我也巴不得如此看來像是有些光景的兩人商量已定過了兩日鳳生到了金家了那時馮老孺人已依着金三員外所定日子成親先叫媒婆去回話請來迎娶龍香知道趕到路上來對媒婆說我也要去看一看新郎有人問時只說是你的女兒帶了來的媒婆道這等折殺了老身同去走走就是只有一件事要問姐姐龍香道甚事媒婆道你家小姐天大喜事臨身過門去就做夫人了如何不見喜歡口裏唧唧噥噥

俗人之見自然如此

到像十分不快活的這怎麼說龍香道你不知道我姐姐自小立願要自家揀個像意的姐夫而今是老孺人做主不曾他肯不肯許了他不知新郎好歹放心不下故此不快活媒婆道新郎是做官的了有甚麼不好龍香道夫妻而上只要人好做官有甚麼用處老娘曉得這做官的姓甚麼媒婆道姓金了還不知道龍香道聞說是金員外的外甥元不姓金可知道姓甚麼媒婆道是便是外甥而今外邊人只叫他金爺他肉姓姓得有些異樣的不好記我忘記了龍香道可是姓鳳媒婆想了一想點頭道正是這個什

此謊亦偽得妙

如畫

麼怪姓龍香心裏暗暗喜歡巳有八分是了一路行來巳到了金家門首龍香對媒婆道老娘你先進去我在門外張一張罷媒婆道正是媒婆進去見了鳳生回覆今日迎親之事正在問荅之際龍香門外一看看得果然是了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嘻嘻的道造化造化龍香也有意要他看見把身子全然露着早巳被門裏面看見了鳳生問媒婆道外面那个隨着你來媒婆道是老媳婦的女兒鳳生一眼聽去疑是龍香便叫媒婆去裏面茶飯自巳踱出來看果然是龍香了鳳生忙道甚風吹你到此你姐姐在那里龍

過了今日還會之何爲

香道鳳官人還問我姐姐你只打點迎親罷了鳳生道龍香姐小生自那日驚散之後有一刻不想你姐姐也叫我天誅地滅怎奈是這日一去彼此分散無路可通僥倖往京得中正要歸來央媒尋訪不想舅舅又先定下了這馮家而今推却不得沒奈何了豈我情愿龍香故意道而今不情愿也說不得了只辜負了我家姐姐一片好情至今還是淚汪汪的鳳生也拭淚道待小生過了今日之事再怎麼約得你家姐姐一會面講得一番心事明白死也甘心而今你姐姐在那里曾回去家中不曾龍香𠔤他道我姐姐

却不道怎的

也許下人家了鳳生喫驚道咳咳許了那一家龍香道是這城裏甚麼金家新中進士的鳳生道又來胡說城中再那里還有个金家新中進士只有得我龍香道官人幾時又姓金鳳生道這是我娘舅家姓我一向榜上多是姓金不姓鳳龍香嘻的一笑道白日見鬼枉着人急了這許多時鳳生道這等說起來敢是我聘定的就是你家姐姐却怎麼說姓馮龍香道我姐姐也是馮老孺人的外甥故此人只說是馮家女兒其實就是楊家的人鳳生道前日分散之後我問隣人說是外婆家接去想正是馮家了龍香道正

疑得是

是了鳳生道這話果眞麼莫非你見我另聘了特把這話來耍我的龍香去袖中摸出兩个玉蟾蜍來道（老大詫見）你看這一對先自成雙了一個是你送與姐姐的一個是你家壓釵的眼見得多在這裏了還要疑心鳳生大笑道有這樣奇事可不快活殺了我龍香道官人如此快活我姐姐還不知道明白哭哭啼啼在那里鳳生道若不是我你姐姐待怎麼（也要問）龍香道姐姐看見玉蟾蜍一樣又見說是金家外甥故此也有些疑心先敎我來打探說道不是官人便要自盡如今郎忙回去報他等他好梳妝相待而今他這歡喜也非

同小可鳳生道還有一件他事在急頭上只怕還要疑心是你權時哄他的未必放心得下你把他前日所與我的戒指拿去與他看他方信是實了可好麼龍香道官人見得是鳳生即扭指頭上勒下來交與龍香去了一面分付皷樂酒筵齊備親往迎娶却說龍香急急走到家裏見了素梅連聲道姐姐正是他正是他素梅道難道有這等事龍香道不信你看這戒指那里來的就把戒指遞將過來道是他手上親除下來與我叫我拿與姐姐看做个憑據的素梅微笑道這个真也奇怪了你且說他見你說些甚麼龍香道他說自從那日驚散沒有一日不想姐姐而今做了官正要來畱諜這事不想舅舅先定下了他不知是姐姐十分不情愿的素梅道他不匡是我別娶之後却待怎麼龍香道他說原要設法與姐姐一面說个衷曲死也瞑目就眼淚流下來我見他說得至誠方與他說明白了這些話他好不歡喜素梅道他却不知我爲他如此立志只說我輕易許了人家道我沒信行的了怎麼好龍香道我把姐姐這些意思盡數對他說了原說打聽不是迎娶之日尋個自盡的他也着意恐怕我來回話姐姐不信疑是一時權

宜之計哄上轎的說話故此拿出這戒指來爲信素梅道戒指扗那里拿出來的龍香道緊緊的勒扗指頭上可見他不忘姐姐的了素梅此時纔放心得下須臾堂前鼓樂齊鳴新郎冠帶上門親自迎娶新人上轎馮老孺人也上轎送到金家與金三員外會了親喫了喜酒送入洞房兩下成其夫婦恩情美滿自不必說次日楊家兄嫂多來會親竇家兄弟兩人也來作賀鳳生見了二竇想着那晚之事不覺失笑自忖道虧得原是姻緣到底配合了不然這一塲攪散豈是小可的又不好說得出來只自家暗暗僥倖而

已做了夫妻之後時常與素梅說着那事兩个還是打噤的因想世上的事最是好笑假如鳳生與素梅索姓無緣罷了既然到底是夫妻那日書房中時節何不休要生出這番風波來畧進一會也到手了再不然不要外婆家去次日也還好再續前約怎生不先不後偏要如此間阻及至後來兩下多不打點的了却又無意中聘定成了夫婦這多是天公巧處却像一下子就上了手反沒趣味故意如此的却又有一時不偶便到底不諧的這又不知怎麼說有詩爲証

從來女俠會憐才　到底姻成亦異哉
也有驚分終不偶　獨含幽怨向琴臺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九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

趙五虎合計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詩曰

黒蟒口中舌　黃蜂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話說婦人家妬忌乃是七出之條內一條極是不好的事却這個毛病像是天生成的一般再改不來的宋紹興年間有一個官人乃是台州司法姓葉名薦有妻方氏天性殘妬猶如虎狠手下養娘婦女們箠楚梃杖乃是常刑還有灼鐵燒肉將錐搠腮性急起

原是个活虎

來一口咬住不放定要咬下一塊肉來狠極之時連血帶生喫了常有致死了的婦女裏頭若是模樣畧似人的就要疑心司法喜他一發受苦不勝了司法那里還好解勸得的雖是心裏好生不然却不能制得他沒奈他何所以中年無子再不敢萌娶妾之念後來司法年已六旬那方氏也有五十六七歲差不多了（可憐）司法一日懇求方氏道我年已衰邁豈還有取樂好色之意但老而無子後邊光景難堪欲要尋一個丫頭與他養個兒子爲接續祖宗之計須得你周全這事方好方氏大怒道你就臣我養不出生起外心來了我看自家晚間儘有精神只怕還養得出來你不要胡想司法道男子過了六十還有生子之事幾曾見女人六十將到了生得兒子出的方氏道你見我今年做六十齊頭了麼司法道就是六十也差不多兩年了方氏道再與你約三年那時無子憑你尋一個溜婦快活死了罷了司法唯唯從命不敢再說過了三年只得又將前說提起方氏已許出了口不好悔得只得粧聾做啞聽他娶了一个妾娶便娶了只是心裏不伏氣尋非厮鬧沒有一會清淨的忽然一日對司法道我眼中看你們做把戲寔是使不

肯約了子還算好的

肯不失信也是好的

得我年紀老了也不耐煩在此爭嚷你那里另揀一間房獨自關得斷的與我住了我在裏邊脩行只叫人供給我飲食我再不出來了憑你們過日子罷司法聽得不勝之喜道慙愧若得如此天從人願遂於屋後另築一小院收拾靜室一間送方氏進去住了家人們早晚問安遞送飲食多時没有說話司法暗暗喜歡道似此清淨還像人家不道他晚年心性這樣改得好了他既然從善我們一發要還他禮體對那妾道你久不去相見了也該自去問候一番妾依主命獨自走到屋後去了直到天晚不見出來司法

未得恭喜

未得恭喜

道難道兩個說得投機只管留在那里了未免心裏牽挂自已悄悄步到那里去看走到了房前只見門窗關得鐵桶相似兩个人多不見司法把門推推推不開來用手敲着兩下裏頭雖有些聲響却不開出來司法道奇怪了回到前邊叫了兩個粗使的家人同到後邊去狠把門亂推亂踢那門榍脫了門早已跌倒一邊一擁進去只見方氏撲在地下說時遲那時快見了人來騰身一跳望門外亂竄出來衆人急回頭看去却是一隻大蟲喫了一驚再看地上血肉狼籍一個人渾身心腹多被喫盡只剩得一頭兩足

若是神虎人虎那个能之

認那頭時正是妾的頭司法又苦又驚道不信有這樣怪事連忙去趕那虎已出屋後跳去不知那里去了又去喚集衆人點着火把望屋後山上到處找尋並無踪跡這个事在紹興十九年此時有人議論或者連方氏也是虎喫了的未必這虎就是他却有一件虎只會喫人那里又會得關門閉戶來分明是方氏平日心腸狠毒元自與虎狼氣類相同今在屋後獨居多時忿戾滿腹一見妾來怒氣勃發遂變出形相來恣意咀嚼傷其性命方掉下去了此皆毒心所化也所以說道婦人家有天生成妬忌的即此便是榜樣小子爲何說這一段希奇事只因有个人家也爲内眷有些妬忌做出一塲没了落事幾乎中了人的机謀哄弄出折家蕩產的事來若不虧得一个人有主意處置得風恬浪靜不知炒到幾年上纔是了結有詩爲証

些小言詞莫若休　不須經縣與經州
衙頭府底賠杯酒　贏得猫兒賣了牛

這首詩乃是宋賢范弇所作勸人休要爭訟的話大凡人家些小事情自家收拾了便不見得費甚氣力若是一個不伏氣到了官時衙門中没一個肯不要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賺錢的不要說後邊輸了就是贏得來算一算費用過的財物已自合不來了何況人家弟兄們爭着祖父的遺產不肯相讓一些情愿大塊的東西作成別個得去了又有不肯官府見是上千上萬的狀子動了火起心設法這邊送將來便道我斷多少與你那邊送將來便道我替你斷絕後患只管埋着根脚漏洞等人家爭个没休歇蕩盡方休又有不肯縉紳見人家是爭財的事容易相幇東邊來說也叫他送些與我我便左袒西邊來說也叫他送些與我我便右袒兩家不歇手落得他自飽滿了世間自有這些人

賢熟玩

在那里官司豈是容易打的自古說鷸蚌相持漁人得利到收塲想一想總是被没相干的人得了去何不自己骨肉便喫了些虧錢財還只在自家門裏頭好今日小子說這有主意的人便真是見識高強的這件事也出在宋紹興年間吳興地方有个老翁姓莫家資鉅萬一妻二子已有三孫那莫翁富家性子本好淫慾少年時節便有娶妾買婢好些風流快活的念頭又不愁家事做不起隨他討着幾房粉黛三千金釵十二也不難處的只有一件不湊趣處那莫老姥却是十分利害他平生有三恨

奇想

一恨天地　二恨爹娘　三恨維色匠作
你道他爲甚麼恨這幾件他道自巳身上生了此物
別家女人就不該生了爲甚天地没主意不惟我不
爲希罕又要防着男人二來爹娘嫁得他遲了些个
不曾眼見老兒破體到底有些放心不下處更有一
件女人溺尿總在馬子上罷了偏有那些燒窰匠銅
錫匠弄成溺器與男人撒溺將陽物放進放出形狀
看不得似此心性你道莫翁少年之時容得他些鬆
寬門路麽後來生子生孫一發把這些閑花野草的
事體固个盡絕了此時莫翁年已望七莫媽房裏有

殺風景

个丫鬟名喚雙荷十八歲了莫翁晚間睡時叫他摩
背捶腰莫媽因是老兒年紀已高無心防他這件事
況且平時奉法惟謹放心得下慣了誰知莫翁年紀
雖高慾心未巳乘他身邊伏侍時節與他捏手捏脚
私下肉麻那雙荷一來見是家主不敢則聲二來正
値芳年情竇已開也滿意思量那事儘喫得這一杯
酒背地裏兩个做了一手有个歌兒單嘲着老人家
偷情的事

老人家再不把淫心改變見了後生家只管歪纏
怎知道行事多不便掐腮是皺面頰做嘴是白鬚

髯正到那要緊關頭也却又軟軟軟軟軟（去声 平声）說那莫翁與雙荷偷了幾次家裏人漸漸有些曉得了因爲莫媽心性利害只沒人敢對他說連兒子媳婦爲着老人家面上大家替他隱瞞（孝識）誰知有這樣不做美的寃家勾當那妮子日逐覺得眉麄眼慢乳脹腹高嘔吐不停起初還只道是病看看肚裏動將起來曉得是有胎了心裏着忙對莫翁道多是你老沒志氣做了這件事而今這樣不尷尬起來媽媽心性若是知道了肯干休的我這條性命眼見得要葬送了不住的眼淚落下來莫翁只得寬慰他道且莫着急我自有个處置在那里莫翁心下自想道當真不是耍處我一時高興與他弄一个在肚裏了媽媽知道必然打罵不容枉害了他性命縱或未必致死我老人家子孫滿前却做了此沒正經事炒得家裏不靜也好羞人不如趁這妮子未生之前尋個人家嫁了出去等他帶胎去別人家生育了糊塗得過再處

未爲不是

算計已定私下對雙荷說了雙荷也是巴不得這樣的既脫了狠家主婆又別配个後生男子有何不妙方纔把一天愁消釋了好些果然莫翁在莫媽面前尋個頭腦故意說丫頭不好要賣他出去莫媽也見

丫頭見識不過如此

老翁自痴丫頭心已向厭夫矣

雙荷年長光景妖嬈也有些不要他在身邊了遂聽了姚人之言嫁出與在城花樓橋賣湯粉的朱三朱三年紀三十以內人物儘也濟楚雙荷嫁了他算做得郎才女貌一對好夫妻莫翁只要着落得停當不爭財物朱三討得容易頗自得意只不知討了个帶胎的老婆來漸漸朱三識得出了雙荷實對他說道我此胎實係主翁所有怕嫣嫣知覺故此把我嫁了出來許下我看管終身的你不可說甚麼打破了機關落得將常要他周濟些東西我一心與你做人家便了朱三是個經紀行中人只要些小便宜那里還管青黃皁白況且曉得人家出來的丫頭那有貞正女身又是新娶情熱自然含糊忍住了娶過來五個多月養下一個小廝來雙荷寄地叫人通與莫翁知道莫翁雖是没奈何嫁了出來心裏還是割不斷的見說養了兒子道是自己骨血瞞着家裏悄悄將兩挑米幾貫錢先送去與他喫用以後首飾衣服與那小哇子穿着的没一件不支持了去朱三夫靠着老婆福蔭落得喫自來食那兒子漸漸大起來莫翁雖是暗地周給他用度無缺却到底瞞着生人眼不好認帳隨那兒子自姓了朱跟着朱三也到市上幫做

生意此時已有十來歲街坊上人點點搐搐多曉得
是莫翁之種連莫翁家裏兒子媳婦們也多曉得老
兒有這外養之子私下在那里盤纏他家的却大家
粧聾做啞只做不知莫媽心裏也有些疑心不在眼
面前了又没人敢提起也只索罷了忽一日莫翁一
病告殂家裏成服停喪自不必説在城有一夥破落
戸管閒事喫閒飯的没頭鬼光棍一个叫做鉄裏蟲
宋禮一个叫做鑽舍鼠張朝一个叫做吊睛虎牛三
一个叫得洒墨判官周丙一个叫得白日鬼王瘸子
還有幾个不出名提草鞋的小夥共是十來个專一

神其吐之乎

捕風捉影尋人家閗頭腦挑弄是非扛幇生事那五
个爲頭在黒虎玄壇趙元帥廟裡歃血爲盟結爲兄
弟盡多改姓了趙總叫做趙家五虎不拘那里有事
一个人打聽將來便合着伴去做得利平分平日曉
得賣粉朱三家兒子是莫家骨血這日見説莫翁死
了衆兄弟商量道一椿好買賣到了莫家乃巨富之
家老媽媽只生得二子享用那二三十萬不了我們
撺掇朱三家那話兒去告爭分得他一股最少也有
幾萬數我們幇的也有小富貴了就不然只要起了
官司我們打點的打點賣陣的賣陣這邊不着那邊

好算計

着好歹也有幾年纏帳了也強似在家裏賫本大家
拍手道造化造化鉄裏蟲道我們且去見那雌兒看
他主意怎麼的設法誘他上這條路便了多道有理
一齊向朱三家裏來朱三平日賣粉湯這五虎日日
在衙門前後走動時常買他的點飢是熟主顧家朱
三見了拱手道列位光降必有見諭那吊睛虎道請
你娘子出來我有一事報他朱三道何事白日鬼道
他家莫老兒死了雙荷在裏面聽得哭將出來道我
方纔聽得街上是這樣說還道未的而今列位來說
一定是真了一頭哭一頭對朱三說我與你失了這
泰山的靠傍今生再無好日了鑚倉鼠便道怎說這
話如今正是你們的富貴到了五人齊聲道我兄弟
們特來送這一套横財與你們的朱三夫妻多驚疑
道這怎麼說鉄裏蟲道你家兒子乃是莫老兒骨血
而今他家裏萬萬貫家財田園屋宇你兒子多該有
分何不到他家去要分他的他若不肯分拚與他喫
場官司料不倒斷了你們些去搶住打到底苦你兒
子不着與他滴起血來怕道不是真的這一股穩穩
是了朱三夫妻道事到委實如此我們也曉得只是
輕易起了个頭一時住不得手的自古道貧莫與富

鬪喫官司全得財來使費我們怎麽敵得他過弄得
後邊不伶不俐反爲不美況且我每這樣人家一日
不做一日沒得喫的那裏來的人力那裏來的工夫
去喫官司鉄裏虫道這個誠然也要慮到打官司全
靠使費與那人力兩項而今我和你們熟商量要人
力時我們幾個弟兄相幇你衙門做事儘勾了只這
使費難處我們也說不得小錢不去大錢不來五个
弟兄一人應出一百兩先將來下本錢替你使用去
你寫起一千兩的借票來我們收着直等日後斷過
家業來到了手你每照契還我只近得你每一本一

利也不爲多此外謝我們的憑你們另商量了那時
是白得來的東西左右是不費之恵料然決不怠慢
了我們朱三夫妻道若得列位如此相幇可知道好
只是打從那裏做起鉄裏虫道你只依我們調度包
管停當且把借票寫起來爲定朱三只得依着寫了
押了个字連兒子也要他画了一个交與衆人衆人
道今日我每弟兄且去一面收拾銀錢停當了明日
再來計較行事朱三夫妻道全仗列位看顧當下衆
人散了去雙荷對丈夫道這些人所言不知如何可
做得來的麽朱三道總是不要我費一个錢看他們

唐人專以胆大騙後果

怎麼主張依得的只管依着做去或者有些油水也不見得用去是他們的得來是我們的有甚麼不便宜處雙荷道不該就寫紙筆與他（先見）朱三道秤我們三個做肉賣也值不上幾兩他拿了我千貫的票子若不奪得家事來他好向那裏討果然奪得來時就與他些也不難了況且不寫得與他他怎肯拿銀子來應用有這一紙安定他每的心纔肯盡力幫我雙荷道爲甚孩子也要他着個字朱三道奪得家事是孩子的怎不叫他着字這个到多不打緊只看他們指撥怎麼樣做法便了不說夫妻商量且說五虎出了朱家的門大家笑道這家子被我們說得動火了只是扯下這樣大謊那里多少得些與他起个頭鉄裏虫道當真我們有得已裏錢先折去不成只看我畧施小計不必用錢這四个道有何妙計鉄裏虫道我如今只要拿一疋粗麻布做件衰衣與他家小厮穿了叫他竟到莫家去做孝子撩得莫家母子惱躁起來吾每只一个錢白紙告他一狀這就是五百兩本錢了四個拍手道妙妙事不宜遲快去快去鉄裏虫果然去謄那了一疋麻布到裁衣店剪開了縫成了一件衰衣手裏拿着道本錢在此了一湧的望朱三

家裏來朱三夫妻接着道列位還是怎麼主張鉄裏虫道叫你兒子出來我教道他事體雙荷對着孩子道這幾位伯伯幇你去討生身父母的家業你只依着做去便了那兒子也是个乖的說道既是我生身的父親那家業我應得有的只是我哇子家教我怎的去討纔是鉄裏虫道不要你開口討只着了這件孝服我們引你到那裏你進門去到了孝堂裏面看見靈幃你便放聲大哭哭罷就拜拜了四拜往外就走有人問你說話你只不要囬他一徑到外邊來我們多在左側茶坊裏等你便了這个却不難的朱三道只如此有何益衆人道這是先送個信與他家你兒子出了門第二日就去進狀我們就去替你使用打點你兒子又小官府見了只有可憐決不難爲他的況又實實是骨血脚踏硬地這家私到底是穩取的了只管依着我們做去朱三對妻子道列位說來的話多是有着數的只教兒子依着行事決然停當那兒子道只如方才這樣說的話我多依得我心裡也要去見見親生父親的影像哭他一場拜他一拜雙荷掩淚道乖兒子正是如此朱三道我到不好隨去得既有列位同行必然不差把兒子交付與列位

此天籟也可憐可憐

了我自到市上做生意去晚來討消息罷當下朱三自出了門五虎一同了朱家兒子徑往莫家來將到門首多走進一個茶坊裏面坐下喫个泡茶叮囑朱家兒子道那門上有喪牌孝簾的就是你老兒家裏你進去依着我言語行事遂把衰衣與他穿着停當了那孩子依了說話不知甚麼好歹大踏步走進門裏面來一直到了孝堂看見靈幃果然哭天倒地價哭起來也是孩子家天性所在那孝堂裏頭聽見哭響只道是弔客來到盡皆來看只見是一個小廝身上打扮與孝子無二且是哭得悲切口口聲聲叫着

太平段人

親爹爹孝堂裏看的不知是甚麼緣故人人驚駭道這是那里說起莫媽聽得哭着親爹爹又見這般打扮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嚷道那里來這个野猫哭得如此異樣虧得莫大郎是个老成有見識的人早已瞧科了八九分忙對母親說道媽媽切不可造次這件事了不得我家初喪之際必有奸人動火要來挑釁紮成火囤落了他們圈套這人家不經折的只依我指分方免禍患莫媽一時間見大郎說得利害也有些慌了且住着不嚷冷眼看那外邊孩子只見他哭罷就拜拜了四拜正待轉身莫大郎連忙

跳出來一把抱住道你不是那花樓橋賣粉湯朱家的兒子麽孩子道正是大郎道既是這等你方纔拜了爹爹也就該認了媽媽你隨我來一把扯他到孝幔裏頭指着莫媽道這是你的嫡母親快些拜見莫媽倉卒之際只憑兒子受了他拜已過大郎指自家道我乃是你長兄你也要拜拜過又指點他拜了二兒以次至大嫂二嫂多叫拜見了又領自己兩個兒子兄弟一個兒子立齊了對孩子道這三个是你侄兒你該受拜拜罷孩子又望外就走大郎道你到那里去你是我的兄弟父親既死就該住在此居喪這是你家裏了還到那里去大郎領他到裏面交付與自己娘子道你與小叔叔把把頭梳一梳替他身上出脫一出脫把舊時衣服脫掉了多替他換了些新鮮的而今是我家裏人了孩子見大郎如此待得他好心裏雖也歡喜只是人生面不熟又不知娘的意思怎麽有些不安貼還想要去大郎曉得光景就着人到花樓橋朱家去喚那雙荷到家裏來說道有要緊說話雙荷曉得是兒子面上的事了亦且原要來尋喪急忙換了一身孝服來到莫家靈前哭拜已畢大郎即對他說你的兒子今早到此我們已認做兄弟

處得斬然自可無異詞矣

了而今與我們一同守孝日後與我們一樣分家你不必記挂所有老爹爹在日給你的飯米衣服我們照帳按月送過來與你與在日一般這是有你兒子面上你没事不必到這里來因你是有丈夫的恐防議論到粧你兒子的醜只今日起你兒子歸宗姓莫不到朱家來了你分付你兒子一聲你自去罷雙荷聽得不勝之喜若得大郎看死的老爹爹面上如此處置停當我燒香點燭祝報大郎不盡說罷進去見了莫媽與大嫂二嫂只是拜謝莫媽此時也不好生分得大家没甚說話打發他回去雙荷叮囑兒子好

生住在這里小心奉事大媽媽與哥哥嫂嫂你落了好處我放心得下了方纔大郎說過我不好長到這里你在此過幾時斷了七七四十九日再到朱家來相會罷孩子既見了自家的娘又聽了分付的話方纔安心住下雙荷自歡歡喜喜與丈夫說知去了且說那些没頭鬼光棍趙家五虎在茶房裏面坐地眼巴巴望那孩子出來就去做事狀子多打點停當了誰知守了多時再守不出看看到晚不見動靜疑道莫非我們閑話時那孩子出來錯了眼竟到他家裏去了走一個到朱家去看見說兒子不曾到家倒叫

了娘子去一發不解走來回覆衆人大家疑惑就像熱盤上螘子坐立不安再着一個到朱家伺候又說見雙荷歸來老大懽喜說兒子已得認下收留了衆人尚在茶坊未散見了此說個個木呆正是

思量撥草去尋蛇　這回却沒蛇兒弄
平常家裏沒風波　總有良平也無用

說這幾個人聞得孩子已被莫家認作兒子了許多焰騰騰的火氣却像淋了幾桶的氷水手臂多索解了大家嘆道悔氣撞着這樣不長進的人家難道我們商量了這幾時當真倒罷便宜了這小厮不成鉄裏虫道且不要慌也不到得便宜了他也不到得我們白住了手衆人道而今還好在那里入脚鉄裏虫道我們原說與他奪了人家要謝我們一千銀子他須有借票在我手裏是朱三的親筆衆人道他家先自收拾了我們並不曾幫得他一些也不好替朱三討得況且朱三是窮人討也沒幹鉄裏虫道非目我要那孩子也着个字的而今揀有頭髮的揪過幾時只與那孩子討等他說沒有就告了他他小厮家新做了財主定怕喫官司的央人來與我們講和須要贖得這張紙去纔乾淨難道白了不成衆人道有見

識、不枉叫你做鉄裏虫真是見識硬掙、鉄裏虫道、還
有一件、只是眼下還要從容一來那票子上日子、没
多兩日、就討就告官府、要疑心二來他家方纔收留、
家業未有得就分與他他也便没有得拿出來還人、
這是半年一年後的事衆人道、多說得是、且藏好了
借票再耐心等等、弄他、自此一夥各散去了、這里莫
媽性定、抱怨兒子道、那小業種來時爲甚麽就認了
他大郎道、我家富名久出、誰不動火、這兒弟實是爹
爹親骨血、我不認他時、被光棍弄了去、今日一狀、明
日一狀、告將來告个没休、歇衙門人役、个个來詐錢、

警

親眷朋友、人人來拐騙、還有官府思量起發、開了戶
不怕不送、不知把人家折到那里田地、及至拌得到
底、問出根由少不得要斷這一股與他何苦作成別
人肥了家去、所以不如一面收留、省了許多人的妄
想、有何不妙、媽媽見說得明白、也道是了、一家喜歡、
過日、忽然一日有一夥人走進門來、說道要見小三
官人的、這里門上方要問明、内一人大聲道、便是朱
家的拖油瓶大郎見說得不好聽、自家走出來見是
五個人、雄糾糾的來施禮、問道小令弟在家麽、大郎
道、在家裏、列位有何說話、五个人道令弟少在下家

裏些銀子特來與他取用大郎道這個却不知道叫他出來就是大郎進去對小兄弟說了那孩子不知是甚麽頭腦走出來一看認得是前日趙家五虎上前見禮那幾個見了孩子道好个小官人前日是我們送你來的你在此做了財主就不記得我們了孩子道前日這邊留住了不放我出門故此我不出來得五虎道你而今既做了財主這一千銀子該還得我們了孩子道我幾曾曉得有甚麽銀子五虎道銀子是你晚老子朱三官所借却是為你用的你也着得有花字孩子道前日我也見說說道恐防喫官司要銀子用故寫下借票而今官司不喫了那里還用你們什麽銀子五虎發狠道現有票在這里你賴了不成大郎聽得聲高走出來看時五虎告訴道小令弟在朱家時借了我們一千銀子不還而今要賴起來大郎道我這小小兄弟借這許多銀子何用孩子道哥哥不要聽他五虎道現有借票我和你衙門裏說去一鬨多散了大郎問兄弟道這是怎麽說孩子道起初這幾个擄掇我母親告狀母親囬他沒盤纏喫官司他們說只要一張借票我每借來與你以後他們領我到這里來哥哥就收留下不曾成官司他

怎麼要我還起銀子來、大郎道、可恨這些光棍、早是我們不着他手、而今既有借票在他處、他必不肯干休、定然到官、你若見官、莫怕、只把方纔實情照樣是這等一說、官府自然明白的、沒有小小年紀斷你還他銀子之理、且安心坐着、看他怎麼、次日這五虎畢然到府裏告下一紙狀來、告了朱三莫小三兩個名字騙刼千金之事、來到莫家提人、莫大郎二郎等商量與兄弟寫下一紙訴狀、訴出從前情節、就用着兩個哥哥爲証、竟來府裏投到、府裏太守姓唐、名象、是個極精明的、一干人提到了、聽審時先叫宋禮等上前問道、朱三是何等人、要這許多銀子來做甚麼用、宋禮道、他說要與兒子置田買產、借了去的、太守叫朱三問道、你做甚麼勾當、借這許多銀子、朱三道、小的是賣粉羹的、經紀不上錢數、生意要這許多做甚麼、宋禮道、見有借票、我們五人二百兩一个交付與他及兒子莫小三的、太守拿上借票來看、問朱三道、可是你寫的票、朱三道、是小的寫的票、却不曾有銀子的、宋禮道、票是他寫的、銀子是莫小三收去的、太守叫莫小三、那莫家孩子應了一聲、走上去、太守看見是个十來歲小的、一發奇異、道這小厮收去這些

好指定

朱三也合與杖

銀子何用宋禮爭道是他父親朱三寫了票拿銀子與這莫小三買田的見今他有許多田在家裏太守道父姓朱怎麼兒子姓莫朱三道瞞不得老爺這小厮原是莫家孽子他母親嫁與小的所以他自姓莫專爲衆人要幇他莫家去爭產與小的寫了一票做爭訟的用度不想一到莫家他家大娘與兩个哥子竟自認了分與田產小的與他家没訟得爭了還要借銀做甚麼用他而今據了借票生端要這銀子這那里得有太守問莫小三其言也是一般太守點頭道是了是了就叫莫太郎起來問道你當時如何就肯認了莫大郎道在城棍徒無風起浪無洞掘蟹虧得當時立地就認了這些人還道放了空箭未肯住手致有今日之告若當時畧有推托一涉訟端正是此輩得志之秋不要說兄弟這千金要被他詐了去家裏所費又不知幾倍了太守笑道妙哉不惟高義又見高識可敬可敬我看宋禮等五人也不像有千金借人的朱三也不像借人千金的元來眞情如此實爲可恨若非莫大有見此輩人人飽滿了提起筆來判道

千金重利一紙足憑乃朱三赤貧貸則誰與莫子

乳臭須此何爲細訊其詳始燭其詭宋禮立裏䟦之約希蝸角之爭莫大以對牀之情消鬩墻之釁旣漁羣謀而喪氣猶挾故紙以垂涎重創其奸立毀其券

當時將宋禮等五人每人三十大板問擬了教唆詞訟詐害平人的律脊杖二十刺配各遠惡軍州吳典城裏去了這五虎小民多是快活的做出幾句口號來

鉄裹虫有時蛀不穿鑽倉鼠有時喫不飽吊睛老虎没威風酒壘判官齊跌倒白日裏鬼胡行這囘兒不見了

唐太守又旌奬莫家與他一个孝義之門的匾額免其本等差徭此時莫媽媽纔曉得兒子大郎的大見識世間弟兄不睦靠着外人相幇起訟者當以此爲鑒詩曰

世間有孽子　亦是本生枝　祇因靳所爲
反爲外人資　漁翁坐得利　鷸蚌枉相持
何如存一讓　是名不漏巵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一

滿少卿飢附飽颺　焦文姬生讐死報

詩云

十年磨一劍　霜刃未曾試
今日把贈君　誰有不平事

話說天下最不平的是那負心的事所以冥中獨重其罰劍俠專誅其人那負心中最不堪的尤在那夫妻之間蓋朋友內忘恩負義拚得絕交了他便無別話惟有夫妻是終身相倚的一有負心一生怨恨不是當要可以了帳的事古來生死冤家一還一報的

便是死徵

獨有此項極多、宋時衢州有一人姓鄭、是个讀書人、娶着會稽陸氏女、姿容嬌媚、兩个伉儷綢繆、如膠似漆、一日正在枕蓆情濃之際、鄭生忽然對陸氏道、我與你二人相愛、已到極處了、萬一他日不能到底、我今日先與你說過、我若死、你不可再嫁、你若死、我也不再娶了、陸氏道、正要與你百年偕老、怎生說這樣不祥的話、不覺的光陰荏苒、過了十年、已生有二子、鄭生一時間得了不起的症候、臨危時、對父母道、兒死無所慮、只有陸氏妻子、恩深難捨、況且年紀少艾、日前已與他說過、我死之後、不可再嫁、今若肯依所

物極必反

盡在不言中

惟其然乎

言、兒死亦瞑目矣、陸氏聽說到此際、也不回言、只是低頭悲哭、十分哀切、連父母也道他沒有二心的了、死後數月、自有那些走千家管閒事的牙婆、每打聽脚踪、探問消息、曉得陸氏青年美貌、未必是守得牢的人、挨身入來、與他來往、那陸氏雖不推拒、那一夥人見了面、就千歡萬喜、燒茶辦菓、且是相待得好、公婆看見這些光景、心裏嫌他、說道居孀行徑、最宜穩重、此輩之人、沒事不可引他進門、況且丈夫臨終、怎麼樣分付的、沒有別的心腸、也用這些人不着、陸氏由公婆自說、只當不聞、後來慣熟、連公婆也不說了、

此爲大見

果然與一个做媒的說得入港受了蘇州曾工曹之聘公婆雖然惱怒心裏道是他立性旣自如此留着也落得做冤家不是好住手的不如順水推船等他去了罷只是想着自己兒子臨終之言對着兩个孫兒未免感傷痛哭陸氏多不放在心上纔等服滿就收拾箱匣停當也不顧公婆也不顧兒子依了好日喜喜歡歡嫁過去了成婚七日正在親熱頭上曾工曹受了漕帥檄文命他考試外郡只得收拾起身作別而去去了兩日陸氏自覺凄涼傍晚之時走到廳前閒步忽見一个後生像个遠方來的走到面前對

可傷在此

着陸氏叩了一頭口稱道鄭官人有書拜上娘子遞過一封柬帖來陸氏接着看那外面封筒上題着三个大字乃是示陸氏三字認筆踪宛然是前夫手跡正要盤問那後生忽然不見陸氏懼怕起來拿了書急急走進房裏來剔明燈火仔細看時那書上寫道

十年結髮之夫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歡資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他人而輕許遺弃我之田疇移蓄積于別戸不念我之雙親不恤我之二子義不足以爲人婦慈不足以爲人母吾已

訴諸上蒼。行理對于冥府。

陸氏看罷。嚇得冷汗直流。魂不附體。心中懊悔無及。懷着鬼胎。十分懼怕。說不出來。茶飯不喫。嘿嘿不快。三日而亡。眼見得是負了前夫。得此果報。却又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節。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萬口訾議。及至男人家喪了妻子。却又憑他續絃再娶。置妾買婢。做出若干的勾當。把死的丟在腦後。不提起了。並没人道他薄幸負心。做一場說話。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醜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貪淫好色。宿娼養妓。無所不爲。總有議論不是的。不爲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憐。男人愈加放肆。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們心裏的所在。不知冥冥之中。原有分曉。若是男子風月塲中。畧行着腳。此是尋常勾當。難道就比了女人失節一般。但是果然負心之極。忘了舊時恩義。失了初時信行。以至誤人終身。害人性命的。也沒一个不到底報應的。事從來說王魁負桂英。畢竟桂英索了王魁命去。此便是一个男負女的榜樣。不止女負男如所說的陸氏方有報應也。今日待小子說一

个賽玉魁的故事與看官毎一聽方曉得男子也是負不得女人的有詩爲証

谿來女子號痴心　痴得真時恨亦深
莫道此痴容易負　寃寃隔世會相尋

話說宋時有个鴻臚少卿姓滿因他做事没下稍諱了名字不傳只叫他滿少卿未遇時節只叫他滿生那滿生是个淮南大族世有顯宦叔父滿貴見爲樞密副院族中子弟遍滿京師盡皆富厚本分惟有滿生心性不羈狂放自負生得一表人材風流可喜懷揣着滿腹文章道早晚必登高第抑且幼無父母無

千人之難　如此世間　有家喜打　抽豐者不

些拘束終日吟風弄月放浪江湖把些家事多弄掉了連妻子多不曾娶得族中人漸漸不理他滿生也不在心上有个父親舊識出鎮長安滿生便收拾行裝離了家門指望投托于他尋些潤濟到得長安這个官人已壞了官離了地方去了只得轉來滿生是个少年孟浪不肯仔細的人只道尋着熟人財物廣有不想托了個空身邊盤纏早已罄盡行至汴梁中牟地方有个族人在那里做主簿打點去與他尋些盤費還家那主簿是个小官地方没大生意連自家也只好支持過日送得他一貫多錢還了房錢飯錢

知何意

餘下不多不能勾回來此時已是十二月天氣滿生自思囊無半文空身家去難以度歲不若只在外廂行動尋些生意且過了年又處關中還有一兩个相識在那里做官仍舊撥轉路頭往西而來到了鳳翔地方遇着一天大雪三日不休正所謂

雲横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滿生阻住在飯店裏一連幾日店小二來討飯錢還他不勾連飯也不來了想着自己是好人家子弟胸藏學問視功名如拾芥耳一時未際淚跡江湖今受此窮途之苦誰人曉得我是不遇時的公卿此時若肯雪中送炭真乃勝似錦上添花爭奈世情看冷煖望着那一个救我來不覺放聲大哭早驚動了隔壁一個人走將過來道誰人如此啼哭那个人怎生打扮

頭戴玄狐帽套身穿羔羊皮裘紫膛顏色帶着幾分酒臉映紅桃蒼白髭髯沾着幾點雪身如玉樹疑在浩然驢背下想從安道宅中來

那个人走進店中問店小二道誰人啼哭店小二荅道覆大郎是一个秀才官人在此三五日了不見飯錢拿出來天上雪下不止又不好走路我們不與他

音念斯文一脉者今世絕少

飯喫了想是肚中飢餓故此啼哭那个人道那里不是積福處既是个秀才官人你把他飯喫了算在我的帳上我還你罷店小二道小人曉得便去拿了一分飯擺在滿生面前道客官是這大郎叫拿來請你的滿生道那个大郎只見那个人已走到面前道就是老漢滿生忙施了禮道與老丈素昧平生何故如此那个人道老漢姓焦就在此酒店間壁居住因雪下得大了同小女盪幾杯熱酒煖寒聞得這壁廂悲慫之聲不像是個以下之人故步至此間尋問店小二說是个秀才雪阻了的老漢念斯文一脉怎教秀才忍飢故此教他送飯荒店之中無物可喫況如此天氣也須得杯酒兒敵寒秀才寬坐老漢家中叫小厮送來滿生喜出望外道小生失路之人與老丈不曾識面承老丈如此周全何以克當焦大郎道秀才一表非俗目下偶困決不是落後之人老漢是此間地主應得來管顧的秀才放心但住此一日老漢支持一日直等天色晴霽好走路了再商量不遲滿生道多感多感焦大郎又問了滿生姓名鄉貫明白慢慢的自去了滿生心裏喜歡道誰想絕處逢生遇着這等好人正在徯倖之際只見一个籠頭的小厮拿

此老可謂具眼詎知反為所悞

與不期多寡但期當阨此可謂當阨矣他

日何忍忘之

不富而好客吏爲難得然富者必不好客也

了四碗嗄飯、四碟小菜、一壺熱酒、送將來道、大郎送
來與滿官人的、滿生謝之不盡、收了、擺在卓上食用、
小厮出門去了、滿生一頭喫酒、一頭就問店小二道、
這位焦大郎是此間甚麽樣人、怎生有此好情、小二
道、這个大郎是此間大戶、極是好義、平日扶窮濟困、
至于見了讀書的、尤肯結交、再不怠慢的、自家好喫
幾杯酒、若是陪得他過的、一發有緣了、滿生道、想是
俗腸
家道富厚、小二道、有便有些產業、也不爲十分富厚、
只是心性如此、官人造化、遇着了他、便多住幾日、不
打緊的了、滿生道、雪晴了、你引我去拜他一拜、小二

道、當得當得、過了一會、焦家小厮來收家伙、傳大郎
之命、分付店小二道、滿大官人供給、只管照常支應、
用酒時、到家裏來取、店小二領命、果然支持無缺、滿
生感激不盡、過了一日、天色晴明、滿生思量走路、身
邊並無盤費、亦且受了焦大郎之恩、要去拜謝、真叫
做人心不足、得隴望蜀、見他好情、也就有个希冀借
些盤纏之意、叫店小二在前引路、竟到焦大郎家裏
來、焦大郎接着、滿面春風、滿生見了大郎、倒地便拜、
謝他窮途周濟、殊出望外、倘有用着之處、情願効力、
焦大郎道、老漢家裏也非有餘、只因看見秀才如此

困阨量濟一二以盡地主之意原無他事如何說個
効力起來滿生道小生是个應舉秀才異時倘有寸（此時偏
會說孚話）進不敢忘報大郎道好說好說目今年已傍晚秀才
還要到那里去滿生道小生投人不着囊匣如洗無
面目還鄉意思要往關中一路尋訪幾个相知不期
逗留于此得遇老丈實出萬幸而今除夕在邇前路
已去不迭眞是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没奈何了只得
在此飯店中且過了歲再作道理大郎道店中冷落
怎好度歲秀才不嫌家間澹薄搬到家下與老漢同
住幾日隨常茶飯等老漢也不寂莫過了歲朝再處

有前程的人他日偏善忘

秀才意下何如滿生道小生在飯店中總是叨忝老
丈的就來潭府也是一般只是萍踪相遇受此深恩
無地可報實切惶愧耳大郎道四海一家况且秀才
是个讀書之人前程萬里他日不忘村落之中有此
老朽便是願足何必如此相拘哉元來焦大郎固然
本性好客却又看得滿生儀容俊雅丰度超羣語言
倜儻料不是落後的所以一意周全他也是滿生有
緣得遇此人果然叫店小二店中發了行李到焦家
來是日焦大郎安排晩飯與滿生同喫滿生一席之
間談吐如流更加酒興豪邁痛飲不醉大郎一發投

機、以爲相見之晩、直喫到典盡方休、安置他書房中歇宿了、不提、大郎有一室女、名喚文姬、年方一十八歲、美麗不凡、聰慧無比、焦大郎不肯輕許人家、要在本處尋个衣冠子弟讀書君子、贅在家裏、照管暮年、因他是个市戶出身、一時没有高門大族來求他的、以下冨室痴兒、他又不肯、高不奏低不就、所以蹉跎過了、那文姬年已長大、風情之事、儘知相慕、只爲家裏來往的人、庸流凡輩頗多、没有看得上眼的、聽得說父親在酒店中、引得外方一个讀書秀才來到、他便在裏頭東張西張、要看他怎生様的人物、那滿生儀容舉止、儘看得過、便也有一二分動心了、這也是焦大郎的不是、便做道疎財仗義、要做好人、只該賫發滿生些少、打發他走路、纔是、況且室無老妻、家有閨女、那滿生非親非戚、爲何留在家裏宿歇、只爲好着幾杯酒、貪个人做伴、又見滿生可愛、傾心待他、誰想滿生是个輕薄後生、一來看見大郎殷勤、道是敬他人才、安然托大、忘其所以、（此意最惡）二來曉得内有親女、美貌及時、未曾許人、也就懷着希冀之意、指望圖他爲妻、又不好自開得口、待看機會、日挨一日、徑把關中的念頭丟過一邊、再不提起了、焦大郎終日懵懵醉

鄉、没些搭煞、不加提防、怎當得他每兩下烈火乾柴、你貪我愛、各自有心、竟自勾搭上了、情到濃時、未免不避形跡、焦大郎也見了些光景、有些疑心起來、大凡天下的事、再經有心人冷眼看不起的、起初滿生在家、大郎無日不與他同飲同坐、毫無說話、比及大郎疑心了、便覺滿生飲酒之間、没心没想、言語參差、好些破綻出來、大郎一日推个事故、走出門去了、半日轉來、只見滿生醉卧書房、風飄衣起、露出裏面一件衣服來、看去有些紅色、像是女人襖子模樣、走到身邊、仔細看時、正是女兒文姬身上的、又吊着一个

事甚不奇留之者奇

交頸鴛鴦的香囊、也是文姬手繡的、大驚咤道、奇怪、奇怪、有這等事、滿生睡夢之中、聽得喊叫、突然驚起、急斂衣襟、不迭已知爲大郎看見、面如土色、大郎道、秀才身上衣服、從何而來、滿生曉得瞞不過、只得謅个謊道、小生身上單寒、忍不過了、向令愛姐姐處看老丈有舊衣借一件、不想令愛竟將一件女襖拿出來、小生怕冷、不敢推辭、權穿在此衣内、大郎道、秀才要衣服、只消替老夫講、豈有與閨中女子自相往來的事、是我養得女兒不成器了、抽身望裏邊就走、恰撞着女兒身邊一个丫頭、叫名青箱、一把撾過來道、

你好好實說姐姐與那滿秀才的事情、饒你的打、青
箱慌了、只得抵賴道、沒曾見甚麽事情、大郎焦燥道、
還要胡說、眼見得身上襖子、多脫與他穿着了青箱
沒奈何遮飾道、姐姐見爹爹十分敬重滿官人、平日
兩下撞見時、也與他見个禮、他今日告訴身上寒冷、
故此把衣服與他、別無甚說話、大郎道、女人家衣服、
豈肯輕與人着、況今日我又不在家、滿秀才酒氣噴
、人是那里喫的、青箱推道、不知、大郎道、一發胡說了、
他、難道再有別處噇酒、他方纔巳對我說了、你若不
實招、我活活打死你、青箱曉得沒推處、只得把從前

勾搭的事情、一一說了、大郎聽罷、氣得抓耳撓腮、沒
个是處、喊道不成才的歪貨、他是別路來的、與他做
下了事、打點怎的、青箱說姐姐今日見爹爹不在、私
、下擺个酒盒、要滿官人對天罰誓、你要我嫁、終身不
負、故此與他酒喫了、又脫一件衣服、一个香囊與他、
做記念的、大郎道、怎了怎了、嘆口氣道、多是我自家
熱心腸的不是、不消說了、反背了雙手、踱出外邊來、
文姬見父親撾了青箱去、曉得有些不尷尬、仔細聽
、時、一句一句說到真處來、捱裏面正急得要上吊、忽
見青箱走到面前、巳知父親出去了、纔定了性、對青

箱道事已敗露至此却怎麼了我不如死休青箱道
姐姐不要性急我看爹爹嘆口氣自然不是走了出
去到有幾分成事的意思在那里文姬道怎見得青
箱道爹爹極敬重滿官人已知有了此事若是而今
趕逐了他去不但惡識了把從前好情多丟去却怎
生了結姐姐他今出去若問得滿官人不曾娶妻的
畢竟還配合了纔好住手文姬道但願得如此便好
果然大郎走出去思量了一回竟到書房中帶着怒
容問滿生道秀才你家中可曾有妻未滿生跼蹐無
地戰戰兢兢回言道小生湖海飄流實未曾有妻大
郎道秀才家既讀詩書也該有些行止吾與你本是
一面不曾相識憐你客途過爲拯救豈知你所爲不
義若此點汚了人家兒女豈是君子之行滿生慙愧
難容下地叩頭道小生罪該萬死小生受老丈深恩
已爲難報今爲兒女之情一時不能自禁猖狂至此
若蒙海涵小生此生以死相報誓不忘高天厚地之
恩大郎又嘆口氣道事已至此雖悔何及總是我生
女不肖致受此辱今既爲汝汚豈可別嫁汝若不嫌
地遠索性贅入我家做了女壻養我終身我也嘆了
這口氣罷滿生聽得此言就是九重天上飛下一紙

輕諾者必寡信

所以起後日之輕薄也

赦書來怎不滿心歡喜又叩着頭道若得如此玉成滿某卽粉身碎骨難報深恩滿某父毋雙忘家無妻子便當奉侍終身豈再他往大郎道只怕後生家看得容易了他日負起心來滿生道小生與令愛恩深義重已設誓過了若有負心之事教滿某不得好死（應驗）大郎見他言語眞切抑且没奈何了（可憐）只得胡亂揀個日子擺些酒席配合了二人正是

綺羅叢裡喚新人　錦綉窩中看舊物
雖然後娶屬先奸　此夜恩情翻較密

滿生與文姬兩个私情得成正果天從人願喜出望外文姬對滿生道妾見父親敬重君子一時仰慕不以自獻爲羞致于失身原料一朝事露不能到底惟有一死而已今幸得父親配合終身之事已完此是死中得生萬千僥倖他日竊不可忘滿生道小生飄蓬浪跡幸蒙令尊一見如故解衣推食恩已過厚又得遇卿不弃今日成此良緣眞恩上加恩他日有負誠非人類兩人愈加如膠似漆自不必說滿生在家無事日夜讀書思量應舉焦大郎見他如此道是許嫁得人暗裏心歡自此内外無間過了兩年時値東京春榜招賢滿生卽對丈人說要去應舉焦大郎收

僅博得此耳

拾了盤費、賫發他去、滿生別了丈人妻子、竟到東京一舉登第、纔得唱名、滿生心裏放文姬不下、曉得選除未及、思量道、汴梁去鳳翔不遠、今幸已脫白挂綠、何不且到丈人家裡與他們歡慶一番、再來未遲、此時滿生已有僕人使喚、不比前日、便叫收拾行李、郎時起身、不多幾日、已到了焦大郎門首、大郎先已有人報知、是日整備迎接、鼓樂喧天、鬧動了一个村坊、滿生綠袍槐簡、搖擺進來、見了丈人、便是納頭四拜。拜罷、長跪不起、口裡稱謝道、小壻得有今日、皆賴丈人提攜、若使當日困窮旅店、沒人救濟、早已填了丘壑、怎能勾此身榮貴、叩頭不止、大郎扶起道、此皆賢壻高才、致身青雲之上、老夫何功之有、當日困窮失意、乃賢士之常、今日衣錦歸來、有光老夫多矣、滿生又請文姬出來、交拜行禮、各各相謝、其日隣里看的、挨擠不開、个个說道、焦大郎能識好人、又且平日好施恩德、今日受此榮華之報、那女兒也落了好處了、有一等輕薄的道、那女兒聞得先與他有須說話了、後來配他的、有的道、也是大郎有心、把女兒許他、故留他在家裡住這幾時、便做道先有些甚麼、左右是他夫妻、而今一床錦被遮蓋了、正好做院君夫人去、

易盈者易涸每每如此

還有何妨議論之間只見許多人牽羊擔酒持花捧幣盡是些地方隣里親戚來與大郎作賀稱慶大郎此時把个身子擡在半天裏了好不風騷一面置酒欵待女壻就先留幾个相知親戚相陪次日又置酒請這一干作賀的先是親眷再是隣里一連喫了十來日酒焦大郎費掉了好些錢鈔正是懽喜破財不在心上滿生與文姬夫妻二人愈加厮敬厮愛歡暢非常連青簡也算做日前有功之人另眼看覷別是一分顏色有一首詞單道着得第歸來世情不同光景

此真可以絕倒

世事從來無定天公任意安排寒酸忽地上金堦
立看許多滲瀨　熟識還須再認至親也要疑猜
夫妻行事別開懷另似一張卵袋

話說滿生夫榮妻貴暮樂朝歡焦大郎本是个慷慨心性愈加扯大道是靠着女兒女壻不憂下半世不富貴了（未必）盡心竭力供養着他兩个惟其所用滿生總是慷他人之慨落得快活過了幾時選期將及要往京師大郎道是選官須得使用纔有好地方只得把膏腴之產盡數賣掉了湊着偌多銀兩與滿生帶去焦大郎家事原只如常經這一番大弄已此十去八

兆已見矣正是箕不定的

九只靠着女壻選官之後再簡典旺所以毫不吝惜滿生將行之夕文姬對他道我與你恩情非淺前日應舉之時已曾經過一番離別恰是心裡指望好日雖然牽繫不甚傷情今番得第已過只要去選地方眼見得只有好處來了（未必）不知爲甚麽心中只覺悽慘不捨得你別去莫非有甚不祥滿生道我到京即選甲榜科名必爲美官一有地方便着人從來迎你與丈人同到任所安享榮華此是算得定的日子別不多時的有甚麽不祥之處切勿挂慮文姬道我也曉得是這般的只不知爲何有些異樣不由人眼淚要落下來更不知爲甚緣故滿生道這番熱鬧了多時今我去了頓覺冷靜所以如此文姬道這个也是兩人絮聒了一夜無非是些恩情濃厚到底不忘的話次日天明整頓衣裝別了大郎父子帶了僕人逕往東京選官去了這里大郎與文姬父子兩个互相安慰把家中事件收拾并疊只等京中差人來接同去赴任懸懸指望不題且說滿生到京得授臨海縣尉正要收拾起身轉到鳳翔接了丈人妻子一同到任揀了日子將次起行只見門外一个人大踏步走將進來口裏叫道兄弟我那里不尋得你到你元來在

未見榜時如何不見相接

此滿生撞頭看時却是淮南族中一个哥哥滿生連
忙接待那哥哥道兄弟幾年遠游家中絕無消耗舉
族疑猜不知兄弟却在那里到京一舉成名實爲莫
大之喜家中叔叔樞密相公見了金榜即便打發差
人到京來相接四處尋訪不着不知兄弟又到那里
去了而今選有地方少不得出京家去愚哥哥在此
做些小前程幹辦已滿收拾回去已顧下船在汴河
行李多下船了各處挨問得見兄弟你打迭已完只
須同你哥哥回去只見親族然後到任便了滿生心
中一肚皮要到鳳翔那里曾有歸家去的念頭見哥

終是偷情二字不能消化

哥說來意思不對却又不好直對他說只含糊回道
小弟還有些別件事幹且未要到家裡那哥哥道却
又作怪看你的裝裹多停當了只要走路的不到家
里却又到那里滿生道小弟流落時節曾受了一个
人的大恩而今還要向西路去謝他那哥哥道你雖
然得第還是空囊謝人先要禮物爲先這些事自然
是到了任再處況且此去到任所一路過東少不得
到家邊過是順路却不走反走過西去怎的滿生此
時只該把實話對他講說个不得已的緣故他也不
好阻當得爭奈滿生有些不老氣恰像還要把這件

還鄉何妨只要立得心定耳

事瞞人的一般並不明說但只東支西吾憑那哥哥說得天花亂墜只是不肯回去那哥哥大怒起來罵道這樣輕薄無知的人書生得了科名難道不該歸來會一會宗族隣里這也罷了父母墳墓也不該去拜見一拜見的我和你各處去問一問世間有此事否滿生見他發出話來又說得正氣了一時也沒得回他通紅了臉不敢開口那哥哥見他不說了叫些隨來的家人把他的要緊箱籠不由他分說只一搬竟自搬到船上去了滿生沒奈何心裏想道我久不歸家了況我落魄出來今衣錦還鄉也是好事便

正是勢利總頭

到了家裏再去鳳翔不過遲得些日子也不為碍對那哥哥道既恁地便和哥哥同到家去走走來只因這一去有分交

綠袍年少別牽繫足之繩青鬢佳人立化望夫之石

滿生同那哥哥回到家里果然這番宗族隣里比前不同盡多是呵脬捧屁的滿生心裏也覺快活隨去見那親叔叔滿貴那叔叔是樞密副院致仕家居既是顯官又是一族之長見了侄兒曉得是新第回來十分歡喜道你一向出外不歸只道是流落他鄉豈

惟有名方畱心然既有名亦不勞汝畱心矣

知却能掙扎得第做官回來誠然是與宗族爭氣的滿生滿口遜謝滿樞密又道却還有一件事要與你說你父母早亡壯年未娶今已成名嗣續之事最爲緊要前日我見你登科錄上有名便已爲你留心此事宋都朱從簡大夫有一次女我打聽得才貌雙全你未來時我已着人去相求他已許下了此極是好姻緣我知那臨海前官尚未離任你到彼之期還可從容且完此親事夫妻一同赴任豈不爲妙滿生見說心下喫驚半晌做聲不得滿生若是个有主意的此時便該把鳳翔流落得遇焦氏之事是長是短備

若有情之人自應爾

如此便宜怎肯回个決絕

細對叔父說一遍道成親已久負他不得須辭了朱家之婚一刀兩斷說得決絕叔父未必不依允爭奈滿生諱言的是前日孟浪出游光景恰像鳳翔的事是私下做的不肯當場明說但只口裏喞噥樞密道你心下不快敢慮着事體不周備麼一應聘定禮物前日是我多已出過目下成親所費總在我家支持你只打點做新郎便了滿生道多謝叔叔盛情容侄見心下再計較一計較樞密正色道事已定矣有何計較滿生見他詞色嚴毅不敢回言只得唯唯而出到了家裏悶悶了一回想道若是應承了叔父所言

（十分依隨）

病根在此

怎生撇得文姬父子恩情欲待辭絶了他的不但叔父這一段好情不好辜負只那尊嚴性子也不好沖撞他況且姻緣又好又不要我費一些財物周折也不該挫過做官的人娶了兩房原不爲多欲待兩頭絆着文姬是先娶的須讓他做大這邊朱家又是官家小姐料不肯做小却又兩難心裡真似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反添了許多不快活躊躇了幾日委決不下到底滿生是輕薄性子見說朱家是宦室之女好个模樣又不費巳財先自動了十二分火只有文姬父子這一點念頭還有些良心不能盡絶

焦氏被絶只爲始不以正信乎女子不可不愼也

肚裏展轉了幾番却就變起卦來大凡人只有初起這一念是有天理的依着行去好事儘多若是多轉了兩个念頭便有許多奸貪詐僞沒天理的心來了滿生只爲親事擺脫不開過了兩日便把一條肚腸換了轉來自想道文姬與我起初只是兩下偷情算得个外遇罷了後來雖然做了親元不是明婚正配況且我旣爲官做我配的須是名門大族焦家不過市井之人門戸低微豈堪受朝廷封誥作終身伉儷哉我且成了這邊朱家的親日後他來通消息時好言回他等他另嫁了便是倘若必不肯去事到其間

要我收留不怕他不低頭做小了算計已定就去回覆樞密樞密揀个黄道吉日行禮到朱大夫家娶了過來那朱家既是宦家又且嫁的女壻是个新科僉加要齊整粧奩豐厚百物具備那朱氏女生長宦門模樣又是著名出色的真是德容言功無不具足滿生快活非常把那鳳翔的事丢在東洋大海去了正是

花神脉脉殿春殘　爭賞慈恩紫牡丹
別有玉盤承露冷　無人起就月中看

滿生與朱氏門當戸對年貌相當你敬我愛如膠似

此則忍極矣

李君虞當日亦以不

漆滿生心裏反悔着鳳翔多了焦家這件事却也有時念及心上有些遣不開因在朱氏面前索性把前日焦氏所贈衣服香嚢拿出來忍着性子一把火燒了意思要自此絶了念頭朱氏問其緣故滿生把文姬的事畧畧說些始末道這是我未遇時節的事而今既然與你成親總不必提起了朱氏是个賢慧女子到說道既然未遇時節相處一番而今富貴了也不該便絶了他我不比那世間妬忌婦人倘或有便接他來同住過日未爲不可怎當得滿生負了盟誓難見他面生怕他尋將來不好收場那里還敢想接

見小玉爲事

他到家裏亦且怕拄朱氏面上不好看一意只是斷絕了回言道多謝夫人好意他是小人家兒女我這裡沒消息到他他自然嫁人去了不必多事自此再不提起初時滿生心中懷着鬼胎還慮他有時到來喜得那邊也絕無音耗俗語云孝重千斤日減一斤滿生日遠一日竟自忘懷了自當日與朱氏同赴臨海任所後來作尉任滿一連做了四五任美官連朱氏封贈過了兩番不覺過了十來年累官至鴻臚少卿出知齊州那齊州廳舍甚寛合家人口住得像意到任三日裏頭收拾已完內眷人等要出私衙之外

恨其不早耳

到後堂來看一看少卿分付衙門人役盡皆出去屏除了閒人同了朱氏帶領着幾个小廝丫鬟家人媳婦共十來个人一起到後堂散步各自東西閒走看耍少卿偶然走到後堂右邊天井中見有一小門少卿推開來看裏頭一个穿青的丫鬟見了少卿飛也似跑了去少卿急趕上去看時那丫鬟早已走入一个破簾內去了少卿走到簾邊只見簾內走出一个女人來少卿仔細一看正是鳳翔焦文姬少卿虛心病元有些怕見他的亦且出于不意不覺驚惶失措文姬一把扯住少卿哽哽咽咽哭將起來道寛家你

一別十年向來許多恩情一些也不念及頓然忘了
眞是忍人少卿一時心慌不及問他從何而來且自
辨說道我非忘卿只因歸到家中叔父先已別聘强
我成婚我力辭不得所以蹉跎至今不得來你那里
文姬道你家中之事我已盡知不必提起吾今父親
已死田產俱無剛剩得我與青箱兩人別無倚靠沒
奈何了所以千里相投前日方得到此門上人又不
肯放我進來求懇再三今日纔許我略在廂院空房
之内駐足一駐足幸而相見今一身孤單漂無棲泊
你既有佳偶我情愿做你側室奉事你與夫人完我
餘生前日之事我也不計較短長付之一嘆罷了說
一句哭一句說罷又倒在少卿懷裏發聲大慟連青
箱也走出來見了哭做一堆少卿見他哭得哀切不
由得眼淚也落下來又恐怕外邊有人知覺連忙止
他道多是我的不是你而今不必啼哭管還你好處
且喜夫人賢慧你既肯認做一分小就不難處了你
且消停在此等我與夫人說去少卿此時也是身不
由已的走來對朱氏道昔年所言鳳翔焦氏之女間
隔了多年只道他嫁人去了不想他父親死了帶了
个丫鬟直尋到這里今若不收留他没个着落叫他

賢哉若爲男子必不似滿生

沒處去了卻怎麽好朱氏道我當初原說接了他來家你自不肯直誤他到此地位還好不留得他快請來與我相見少卿道我說道夫人賢慧就走到西邊去把朱氏的說話說與文姬文姬囬頭對青箱道若得如此我每且喜有安身之處了兩人隨了少卿步至後堂見了朱氏相叙禮畢文姬道多蒙夫人不弃情愿與夫人鋪床疊被朱氏道那有此理只是姐妹相處便了就相邀了一同進入衙中朱氏着人替他收拾起一間好卧房就着青箱與他同住隨房伏侍文姬低頭伏氣且是小心朱氏見他如此甚加憐愛

且是過得和睦住在衙中幾日了少卿終是有些羞慚不過意縮縮朒朒未敢到他房中歇宿去一日外廂去喫了酒歸來有些微醺了望去文姬房中燈火微明不覺心中念舊起來醉後卻膽壯了踉踉蹌蹌竟來到文姬面前文姬與青箱慌忙接着喜喜歡歡簇擁他去睡了這邊朱氏聞知笑道來這幾時也該到他房裏去了當夜朱氏收拾了自睡到第二日日色高了合家多起了身只有少卿未起合家人指指點點笑的話的道是十年不相見了不知怎地舞弄這時節還自睡哩青箱丫頭在傍邊聽得不耐煩想

也倦了連他也不起來有老成的道十年的說話講
也講他大半夜怪道天明多睡了去衆人議論了一
回只不見動靜朱氏梳洗已過也有些不愜意道這
時節也該起身了難道忘了外邊坐堂同了一个丫
鬟走到文姬房前聽一聽不聽得裏面一些聲響推
推門看又是裏面關着的家人每道日日此時出外
理事去久了今日遲得不像樣我每不妨催一催一
个就去敲那房門初時低聲逐漸聲高直到得亂敲
亂叫莫想裏頭荅應一聲盡來對朱氏道有些奇怪
了等他開出來不得夫人做主我們掘開一壁進去
看看停會相公嗔怪全要夫人擔待朱氏道這个在
我不妨衆人盡皆動手須臾之間已撥開了一堵壁
衆人走進裏面一看開了口合不攏來正是

宣子慢傳無鬼論　良霄自昔有冤償
若還死者全無覺　落得生人不善良

衆人走進去看時只見滿少卿直挺挺倘在地下口
鼻皆流鮮血近前用手一模四肢氷冷已氣絕多時
了房内並無一人那里有甚麼焦氏連青箱也不見
了剛留得些被卧在那里衆人忙請夫人進來朱氏
一見驚得目睜口呆大哭起來哭罷道不信有這樣

的異事難道他兩个人擺佈死了相公連夜走了衆人道衙門封鎖插翅也飛不出去況且房裏兀自關門閉戸的打從那里走得出來朱氏道這等難道青天白日相處這幾時這兩个却是鬼不成似信不信一面傳出去說少卿夜來暴死着地方停當後事朱氏悲悲切切到晚來步進卧房正要上床睡去只見文姬打從床背後走將出來對朱氏道夫人休要煩惱滿生當時受我家厚恩後來負心一去不來吾舉家懸望受盡苦楚抱恨而死我父見我死無聊老人家悲哀過甚與青箱了頭相繼淪亡今在冥府訴准許自來索命十年之怨方得申報我而今與他冥府對証去蒙夫人相待好意不敢相侵特來告別朱氏正要問个備細一陣冷風遍體颯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纔曉得文姬青箱兩个眞是鬼少卿之死被他活捉了去陰府對理朱氏前日原知文姬這事也道少卿沒理的今日死了無可怨悵只得護喪南還單苦了朱氏下半世亦是滿生之遺孽也世人看了如此榜樣難道男子又該負得女子的

所以好人落得做

公道

痴心女子負心漢　誰道陰中有判斷
雖然自古皆有死　這回死得不好看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二

硬勘案大儒爭閒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

詩云

世事莫有成心　成心專會認錯
任是大聖大賢　也要當着不着

看官聽說從來說的書不過談些風月述些異聞圖个好聽最有益的論些世情說些因果等聽了的觸着心裏把平日邪路念頭化將轉來這箇就是說書的一片道學心腸却從不曾講着道學而今為甚麼說箇不可有成心只為人心最靈專是那空虛的纔

有公道、一點成心入在肚裏、把好歹多錯認了、就是聖賢也要偏執起來、自以爲是、却不知事體竟不是這樣的了、道學的正派、莫如朱文公晦翁、讀書的人那一箇不尊奉他、豈不是个大賢、只爲成心上邊、也曾錯斷了事、當日在福建崇安縣知縣事、有一小民告一狀、道有祖先墳塋、縣中大姓奪占做了自己的墳墓、公然安葬了、晦翁精于風水、况且福建又極重此事、豪門富戶、見有好風水吉地、專要占奪了小民的、以致興訟、這樣事日日有的、晦翁凖了他狀、提那大姓到官、大姓說是自家做的墳墓、與別人毫不相干的、怎麼說起占奪來、小民道、原是我家祖上的墓、是他富豪倚勢、占了、兩家爭个不歇、叫中証問時、各人爲着一邊、也没个的據、晦翁道、此皆口說無憑、待我親去踏看明白、當下帶了一干人犯、及隨從人等、親到墳頭、看見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果然是一个好去處、晦翁心裏道、如此吉地、怪道有人爭奪、心裏先有些疑心、必是小民先世葬着、大姓看得好、起心要他的了、大姓先禀道、這是小人家裏新造的墳、泥土工程、一應皆是新的、如何說是他家舊坟、相公龍目一看便了、然明白、小民道、上面新工程、是他家的底

下須有老土這原是家裏的他奪了纔裝新起來晦翁吽取鋤頭鉄鍬往墳前挖開來看挖到鬆泥將盡之處瑲的一聲响把个挖泥的人振得手疼撥開浮泥看去乃是一塊青石頭上面依稀有字晦翁吽取起來看從人拂去泥沙將水洗淨字文見將出來却是某氏之墓四个大字傍邊刻着細行多是小民家裏祖先名字大姓喫驚道這東西那里來的晦翁喝道分明是他家舊墳你倚強奪了他的石刻見在有何可說小民只是扣頭道青天在上小人再不必多口了晦翁道是見得已真起身竟回縣中把墳斷歸

今之賢守今亦有坐此者

小民把大姓問了个強占田土之罪小民口口青天拜謝而去晦翁斷了此事自家道此等鋤強扶弱的事不是我誰人肯做深爲得意豈知反落了奸民之計元來小民詭詐曉得晦翁有此執性專怪富豪大戶欺侮百姓此本是一片好心却被他們看破的拿定了因貪大姓所做墳地風水好造下一計把青石刻成字偷埋在他墳前了多時忽然告此一狀大姓睡夢之中說是自家新做的墳一看就明白的誰知地下先做成此等圈套當官發將出來晦翁見此明驗豈得不信況且從來只有大家占小人的那曾見

寧折不彎朱子所以為朱子也

有小人謀大家的所以執法而斷那大姓委實受寃心裏不伏到上邊監司處再告將下來仍發崇安縣問理晦翁越加嗔惱道是大姓刁悍抗拒一發狠着地方勒令大姓遷出棺柩把地給與小民安厝祖先了完事件爭奈外邊多曉得是小民欺詐晦翁錯問了事公議不平沸騰喧嚷也有風聞到晦翁耳朵內晦翁認是大姓力量大致得人言如此慨然嘆息道看此世界直道終不可行遂弃官不做隱居本處武夷山中後來有事經過其地見林木蓊然記得是前日踏勘斷還小民之地再行閒步一看看得風水真

愈見奸民可恨朱子未嘗不公

好塟下該大發人家因尋其旁居民問道此是何等人家有福分塟此吉地居民道若說這家墳墓多是欺心得來的難道有好風水報應他不成晦翁道怎生樣欺心居民把小民當日埋石在墓內騙了縣官詐了大姓這塊墳地塟了祖先的話是長是短備細說了一遍晦翁聽罷不覺兩頰通紅悔之無及道我前日認是奉公執法怎知反被奸徒所騙一點恨心自丹田裏直貫到頭頂來想道據着如此風水該有發蹟好處據着如此用心貪謀來的又不該有好處到他了遂對天祝下四句道

此地若發　是有地理
此地不發　是有天理

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屋瓦皆響次日看那墳墓已毀成一潭連尸棺多不見了可見有了成心雖是晦菴大賢不能無悞及後來事體明白纔知悔悟天就顯出報應來此乃天理不泯之處人若欺心就騙過了聖賢占過了便宜葬過了風水天地原不容的而今爲何把這件說這半日只爲朱晦翁還有一件爲着成心上邊硬斷一事屈了一个下賤婦人反致得他名聞天子四海稱揚得了个好結果有詩爲証

白面秀才落得爭　紅顏女子落得苦
寛仁聖主兩分張　反使娼流名萬古

話說天台營中有一上廳行首姓嚴名蕋表字幼芳乃是个絕色的女子一應琴棋書画歌舞管絃之類無所不通善能作詩詞多自家新造句子詞人推服又博曉古今故事行事最有義氣待人常是真心所以人見了的没一个不失魂蕩魄在他身上四方聞其大名有少年子弟慕他的不遠千里直到台州來求一識面正是

十年不識君王面、　始信嬋娟解悞人、

此時台州太守乃是唐與正字仲友少年高才風流文彩宋時法度官府有酒皆召歌妓承應只站着歌唱送酒不許私侍寢席却是與他謔浪狎昵也算不得許多清處仲友見嚴蕊如此十全可喜儘有眷顧之意只爲官箴拘束不敢胡爲但是良辰佳節或賓客席上必定召他來侑酒一日紅白桃花盛開仲友置酒賞玩嚴蕊少不得來供應飲酒中間仲友曉得他善于詞詠就將紅白桃花爲題命賦小詞嚴蕊應聲成一闋詞云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詞寄如夢令

吟罷呈上仲友看畢大喜賞了他兩疋縑帛又一日時逢七夕府中開宴仲友有一个朋友謝元卿極是豪爽之士是日也在席上他一向聞得嚴幼芳之名今得相見不勝欣幸看了他這些行動舉止談諧歌唱件件動人道果然名不虛傳大觥連飲與趣愈高對唐太守道久聞此子長于詞賦可當面一試否仲友道旣有佳客宜賦新詞此子頗能正可請教

元卿道就把七夕爲題以小生之姓爲韻求賦一詞小生當飲滿三大甌嚴蕊領命即口吟一詞道

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初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怕天上方纔隔夜

詞寄鵲橋僊

詞已吟成元卿三甌酒剛喫得兩甌不覺躍然而起道詞旣新奇調文適景且才思敏捷眞天上人也我輩何幸得親沾芳澤亟取大觥相酧道也要幼芳分飲此甌畧見小生欽慕之意嚴蕊接過喫了太守看

好主人

使一年何妨

見兩人光景便道元卿客邊可到嚴子家中做一程見伴去元卿大笑作箇揖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但未知幼芳心下如何仲友笑道嚴子解人豈不願事佳客況爲太守做主人一發該的了嚴蕊不敢推辭得酒散竟同謝元卿一路到家是夜遂畱同枕蓆之歡元卿意氣豪爽見此佳麗聰明女子十分趑懐只恐不得他歡心在太守處凡有所得盡情送與他家畱連半年方才別去也用掉若干銀兩心裏還是歉然的可見嚴蕊真能令人消魂也表過不題且說婺州永康縣有个有名的秀才姓陳名亮字同父賦性

奇人

稼軒亦奇人

不差

慷慨任俠使氣一時稱為豪傑凡縉紳士大夫有氣節的無不與之交好淮帥辛稼軒居鉛山時同父曾去訪他將近居傍溪上小橋騎的馬不肯走同父將馬三躍馬三次退却同父大怒跋出所佩之劍一劍揮去馬首馬倒地上同父面不改容徐步而去稼軒適在樓上看見大以為奇遂與定交平日行徑如此所以唐仲友也與他相好因到台州來看仲友仲友資給館穀留住了他閒暇之時往來講論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惱的是道學先生同父意見亦同常說道而今的世界只管講那道學說正心誠意的多是

[illegible]議論宋時之鍼砭

一班害了風痺病不知痛癢之人君父大讐全然不理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性命是什麼東西所以與仲友說得來只一件同父雖怪道學却與朱晦菴相好晦菴也曾薦過同父來同父道他是實學有用的不比世儒迂闊惟有唐仲友平日恃才極輕薄的是朱晦菴道他字也不識的為此兩箇議論有些左處同父客邸與高思遊妓館此時嚴蕊之名布滿一郡人多曉得是太守相公作興的異樣興頭沒有一日閒在家裡同父是箇爽利漢子那里有心情伺候他空閒聞得有一个趙娟色藝雖在嚴蕊之下

却也算得是箇上等的衏衏台州數一數二的同父就在他家游耍纏綣多時兩情歡愛同父揮金如土毫無悋澁妓家見他如此百倍趨承趙娟就有嫁他之意同父也有心要娶趙娟兩个商量了幾番彼此樂意只是是个官身必須落籍方可從良嫁人同父道落籍是府間所主只須與唐仲友一說易如反掌趙娟道若得如此最好陳同父特為此來府裏見唐太守把此意備細說了唐仲友取笑道同父是當今第一流人物在此不交嚴蕊而交趙娟何也同父道吾輩情之所鍾便是最勝那見還有出其右者況嚴蕊乃守公所屬意卽使與交肯便落了籍放他去否仲友也笑將起來道非是屬意果然嚴蕊若去此邦便覺無人自然使不得若趙娟要脫籍無不依命但不知他相從仁兄之意已決否同父道察其詞意似出至誠還要守公贊襄作个月老仲友道相從之事出于本人情願非小弟所可贊襄小弟只管與他脫籍便了同父別去就把這話回覆了趙娟大家歡喜次日府中有宴就喚將趙娟來承應飲酒之間唐太守問趙娟道昨日陳官人替你來說要脫籍從良果有此事否趙娟叩頭道賤妾風塵已厭若得脫離天

此處原是仲友多事

地之恩太守道脫籍不難脫籍去就從陳官人否趙娟道陳官人名流貴客只怕他嫌弃微賤未肯相收今若果有心于妾妾焉敢自外一脫籍就從他去了太守心裏想道這妮子不知高低輕意應承豈知同父是个殺人不眨眼的漢子況且手段揮霍家中空虛怎能了得這妮子終身也是一時間爲趙娟的好意冷笑道你果要從了陳官人到他家去須是會忍得飢受得凍纔使得趙娟一時變色想道我見他如此撒漫使錢道他家中必然富饒故有嫁他之意若依太守相公的說話必是个窮漢子豈能了我終身

之事好些不快活起來唐太守一時取笑之言只道他不以爲意豈知姊妹行中心路最多一句關心陡然疑變唐太守雖然與了他脫籍文書出去見了陳同父並不提起嫁他的說話了連相待之意比平日也冷澹了許多同父心裏怪道難道娼家薄情得這樣滲瀨哄我與他脫了籍他就不作准了再把前言問趙娟趙娟囬道太守相公說來到你家要忍凍餓這着甚麽來由同父聞得此言勃然大怒道小唐這樣儱偅只許你喜歡嚴蘂罷了也須有我的說話處他是个直性尚氣的人也就不戀了趙家也不去別

真是秀才開氣

唐太守一徑到朱晦菴處來此時朱晦菴提舉浙東常平倉正在婺州同父進去相見已畢問說是台州來晦菴道小唐在台州如何同父道他只曉得有个嚴蕊有甚別勾當晦菴道曾道及下官否同父道小唐說公尚不識字如何做得監司晦菴聞之黙然了半日蓋是晦菴早年登朝茫茫仕宦之中著書立言流布天下自己還有些不慊意處見唐仲友少年高才心裡常疑他要來輕薄的聞得他說己不識字豈不媿怒怫然道他是我屬吏敢如此無禮然背後之言未卜真僞遂行一張牌下去說台州刑政有枉重要巡歷星夜到台州來晦菴是有心尋不是的來得急促唐仲友出于不意一時迎接不及來得遲了些晦菴信道是同父之言不差果然如此輕薄不把我放在心上這㸃惱怒再消不得了當日下馬就追取了唐太守印信交付與郡丞說知府不職聽參連嚴蕊也拿來收了監要問他與太守通奸情狀晦菴道是仲友風流必然有染兒且婦女柔脆喫不得刑拷不論有無自然招承便好參奏他罪名了誰知嚴蕊苗條般的身軀却是鐵石般的性子隨你朝打暮罵千箠百拷只說循分供唱吟詩侑酒是有的曾無一

俠骨天生

篤有此耳

毫他事受盡了苦楚監禁了月餘到底只是這樣話晦菴也沒奈他何只得糊塗做了不合蠱惑上官狠毒將他痛杖了一頓發去紹興另加勘問一面先具本參奏大畧道

唐某不伏講學罔知聖賢道理却誣臣爲不識字居官不存政體褻昵娼流鞫得奸情再行覆奏取進止等因

唐仲友有个同鄉友人王淮正在中書省當國也具一私揭辨晦菴所奏要他達知聖聽大畧道

朱某不遵法制一方再按突然而來因失迎候酷

寔話也好
宰相聖主

逼娼流妄汚職官公道難泯力不能使賤婦誣服

尚辱瀆奏明見欺妄等因

孝宗皇帝看見晦菴所奏正拿出來與宰相王淮平章王淮也出仲友私揭與孝宗看孝宗見了問道二人是非卿意何如王淮奏道據臣看着此乃秀才爭閒氣耳一个道譏了他不識字一个道不迎候得他此是眞情其餘言語多是增添的可有一些的正事麽多不要聽他就是孝宗道卿說得是却是上下司不和地方不便可兩下平調了他每便了王淮奏謝道陛下聖見極當臣當分付所部奉行這番京中虧

得王丞相幫襯孝宗有主意唐仲友官爵安然無事只可憐這邊嚴蕊吃過了許多苦楚還不算帳出本之後另要紹興去聽問紹興太守也是一个講學的嚴蕊解到時見他模樣標緻太守便道從來有色者必然無德就用嚴刑拷他討拶來拶指嚴蕊十指纖細掌背嫩白太守道若是親操井臼的手決不是這様所以可惡又要將夾棍夾他當案孔目稟道嚴蕊雙足甚小恐經折挫不起太守道你道他足小麽此皆人力矯揉非天性之自然也着實被他騰倒了一畨要他招與唐仲友通奸的事嚴蕊照前不招只得

士人之所難能

且把來監了以待再問嚴蕊到了監中獄官着實可憐他分付獄中牢卒不許難爲好言問道上司加你刑罰不過要你招認你何不早招認了這罪是有分限的女人家犯淫極重不過是杖罪況且已經杖斷過了罪無重科何苦捨着身子熬這等苦楚嚴蕊道身爲賤伎縱是與太守有姦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認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則是真假則是假豈可自惜微軀信口妄言以汚士大夫今日寧可置我死地要我誣人斷然不成的獄官見他詞色凜然十分起敬盡把其言稟知太守太守道既如此只依上邊原

何苦

斷施行罷可惡這妮子崛強雖然上邊發落已過這
裏原要決斷又把嚴蘂帶出監來再加痛杖這也是
奉承晦菴的意思叠成文書正要面覆提舉司看他
口氣別行定奪却得晦菴改調消息方纔放了嚴蘂
出監嚴蘂恁地悔氣官人每自爭閙氣做他不着兩
處監裏無端的監了兩箇月強坐得他一箇不應罪
名到受了兩番科斷其餘逼招拷打又是分外的受
用正是

規圓方竹杖　漆却斷紋琴
好物不動念　方成道學心

公道在人

但得如此

嚴蘂喫了無限的磨折放得出來氣息奄奄幾番欲
死將息杖瘡幾時見不得客却是門前車馬比前更
盛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四方之人重他義氣
那些少年尚氣節的朋友一發道是堪比古來義俠
之倫一向認得的要來問他安不曾認得的要來識
他面所以挨擠不開一班風月場中人自然與道學
不對但是來看嚴蘂的沒一个不罵朱晦菴兩句晦
菴此番竟不曾奈何得唐仲友落得動了好些唇舌
外邊人言喧沸嚴蘂聲價騰湧直傳到孝宗耳朶內
孝宗道早是前日兩平處了若聽了一偏之詞貶謫

了唐與正却不屈了這有義氣的女子沒申訴處陳同父知道了也悔道我只向晦菴說得他兩句說話不道認真的大弄起來令唐仲友只疑是我害他無可辨處因致書與晦菴道

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眞足當田光之死矣然困窮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

看來陳同父只爲唐仲友破了他趙娟之事一時心中憤氣故把仲友平日說話對晦菴講了出來原不料晦菴狠毒就要擺擠仲友起來至于連累嚴蕊受

此人此煞風景者何如

此苦拷皆非同父之意也這也是晦菴成心不化偏執之過以後改調去了交代的是岳商卿名霖到任之時妓女拜賀商卿問那箇是嚴蕊嚴蕊上前答應商卿擡眼一看見他舉止異人在一班妓女之中却像雞羣内野雀獨立却是容顔憔悴商卿曉得前事他受過折挫甚覺可憐因對他道聞你長于詞翰你把自家心事做成一詞訴我我自有主意嚴蕊領命畧不搆思應聲口占卜算子道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悞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

滿頭莫問奴歸處。

商卿聽罷大加稱賞道你從良之意決矣此是好事、我當爲你做主立刻取伎籍來與他除了名字判與從良嚴蕊叩頭謝了出得門去有人得知此說的千金幣聘爭來求討嚴蕊多不從他有一宗室近屬子弟喪了正配悲哀過切百事俱廢賓客們恐其傷性、拉他到伎館散心說着別處多不肯去直等說到嚴蕊家裏纔肯同來嚴蕊見此人滿面慽容問知爲着喪耦之故曉得是个有情之人關在心裏那宗室也慕嚴蕊大名飲酒中間彼此喜樂因而留住傾心來往了多時畢竟納了嚴蕊爲妾嚴嚴蕊也一意隨他、遂成了終身結果雖然不到得夫人縣君却是宗室自取嚴蕊之後深爲得意竟不續婚一根一蒂立了婦名享用到底也是嚴蕊立心正直之報也後人評論這个嚴蕊乃是眞正講得道學的有七言古風一篇單說他的好處

天台有女眞奇絕、揮毫能賦謝庭雪、
搽粉虞候太守筵、酒酣未必呼燭滅、
忽爾監司飛檄至、杻楊橫掠頭搶地、
章臺不犯士師條、肺石會疏刺史事

賤質何妨輕一死、豈承浪語汚君子、
罪不重科兩得笞、獄吏之威止是耳
君侯能講毋自欺、乃遣女子誣人爲
雖在縲絏非其罪、尼父之語胡忘之、
君不見貫高當時白趙王、身無完膚猶自強、
今日蛾眉亦能爾、千載同聞俠骨香、
含顰帶笑出狴犴、寄聲合眼閉眉漢、
山花滿頭歸去來、天潢自有梁鴻案、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三

鹿胎菴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舊鬼借新屍

詩曰

昔日眉山翁、無事強說鬼、
何取誕怪言、陰陽等一理、
惟令死可生、不教生媿死、
晉人頗通玄、我怪阮宣子

晉時有箇阮偹表字宣子、他一生不信有鬼、特做一篇無鬼論、他說道今人見鬼者多說他着活時節衣服、這等說起來人死有鬼、衣服也有鬼了、一日有个

書生來拜他極論鬼神之事一个說無一个說有兩下辨論多時宣子口才便捷書生看看說不過了立起身來道君家不信難以置辨只眼前有一件大証見身即是鬼豈可說無耶言畢忽然不見宣子驚得木呆嘿然而慙這也是他見不到處從來聖賢多說人死爲鬼豈有沒有的道理不止是有還有許多放生前心事不下出來顯靈的所以古人說當令死者復生生者可以不媿方是忠臣義士而今世上的人可以見得死者的能有幾箇只爲欺死鬼無知若是見了顯靈的可也害怕哩宋時福州黃閒人劉監稅

妻靈復生卵乎

的兒子四九秀才取鄭司業明仲的女兒爲妻後來死了三个月將去葬于鄭家先隴之傍既掩壙劉秀才邀請送葬來的親朋在墳菴飲酒忽然一个大蝶飛來可有三寸多長在劉秀才左右盤旋飛舞趕逐不去劉秀才道是怪異戲言道莫非我妻之靈乎倘陰間有知當集我掌上剛說得罷那蝶應聲而下竟飛在劉秀才右手內將有一刻光景然後飛去細看手內已生下二卵坐客多來觀看劉秀才恐失掉了將紙包着叫房裏一个養娘交付與他藏了劉秀才念着鄭氏嘆息不已不覺淚下正在悽惶間忽見這

个養娘走進來道不必悲傷我自來了看着行動舉止聲音笑貌宛然與鄭氏一般無二衆人多道是這養娘風發了到晚間家竟走到鄭氏房中開了箱匣把冠裳釵釧服飾之類盡多拿出來悉照鄭氏平日打扮起來家人正皆驚駭他竟走出來對劉秀才說道我去得三月你在家中做的事那件不是那件不是其妾說甚麼話某僕做甚勾當一一數來件件不虛劉秀才曉得是鄭氏附身把這養娘認做是鄭氏與他說話全然無異也只道附幾時要去的不想自此聲音不改了到夜深竟登鄭氏之牀拉了劉秀才

腰間物得還如日否

同睡雲雨歡愛竟與鄭氏生時一般明日早起來區處家事簡較莊租簿書分毫不爽親眷家聞知多來看他他與人寒溫款待一如平日人多叫他做鬼小娘養娘的父親就是劉家庄僕見說此事急來看看女兒女兒見了不認是父親叫他的名字罵道你去年還欠穀若干斛何爲不還叫當直的拿住了要打討饒纔住如此者五年直到後來劉秀才死了養娘大叫一聲驀然倒地醒來仍舊如常問他五年間事分毫不知看了身上衣服不勝慙愧急脫卸了原做養娘本等去可見世間鬼附生人的事極多然只不

過一時間事没有幾年價竟做了生人與人相處的也是他陰中撇劉秀才不下又要照管家事故此現出這般奇異來怎說得个没鬼這个是借生人的了還有个借死人的說來時

直叫小膽驚欲死　任是英雄也汗流
只爲滿腔寃抑事　一宵鬼話報心仇

話說會稽嵊縣有一座山叫做鹿胎山爲何叫得鹿胎山當時有一个陳惠度專以射獵營生到此山中見一帶胎麀鹿在面前走過惠度腰袋內取出箭來搭上了一箭射去叫聲着不偏不側正中了鹿的頭上那隻鹿帶了箭急急跑到林中跳上兩跳早把个小鹿生了出來老鹿旣産便把小鹿身上血舐个乾淨了然後倒地身死陳惠度見了好生不忍深悔前業抛弓弃矢投寺爲僧後來鹿死之後生出一樣草來就名鹿胎草這个山原叫得剡山爲此就改做鹿胎山山上有个小菴人只叫做鹿胎菴這个菴苦不甚大宋淳熙年間有一僧號竹林同一行者在裏頭居住山下村里名剡溪里就是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的所在里中有个張姓的人家家長新亾將入殯殮來請菴僧竹林去做入棺功德是夜裏的事竹林

叫行僮挑了法事經箱隨着就去時已日暮走到半山中只見前面一个人叫道天色晚了師父下山到甚處去擡頭看時却是平日與他相好的一个秀才姓直名諒字公言兩人相揖已畢竹林道官人從何處來小僧要山下人家去怎麼好直生道小生從縣間至此見天色已晚特來投宿菴中與師父清話師父不下山去罷竹林道山下張家主翁入殮特請去做佛事事在今夜多年檀越人家怎好不去得只是官人已來到此又没有不留在菴中宿歇的事出兩難如何是好直生道我不宿此别無去處竹林道只

不知官人有膽氣獨住否直生道我輩大丈夫氣吞湖海鬼物所畏有甚没膽氣處你每自去我竟到菴中自宿罷竹林道如此却好只是小僧心上過意不去明日歸來罰做一个東道請罪罷直生道快去快去省得爲我少得了襯錢明日就將襯錢來破除也好竹林就在腰間解下鑰匙來付與直生道官人你可自去開了門歇宿去肚中飢餓時廚中有糕餅竈下有見成米飯食物多有隨你權宜喫用將就過了今夜明日絶早小僧就囬托在相知敢如此大膽幸勿見責直生取笑道不要開進門去撞着了什麼避

豈知此夜別有受用乎

忌的人在裏頭你放心不下竹林也笑道山菴淺陋料沒有婦女藏得不妨不妨直生道若有在裏頭正好我受用他一夜竹林道但憑受用小僧再不喫醋大笑而別竹林自下山去了直生接了鑰匙一徑踱上山來端的好夜景

棲鴉爭樹宿鳥歸林隱隱鐘聲知是禪關清梵紛紛烟色看他比屋晚炊徑僻少人行惟有樵夫肩擔下山深無客至并稀稚子候門迎微茫幾點疎星尸前相引燦爛一鈎新月木末來邀室内知音祇是滿堂木偶庭前好伴無非對座金剛若非德

重鬼神欽也要心疑魍魅至

直生走進菴門竟趨禪室此時月明如晝將鑰匙開了房門在佛前長明燈内點个火起來點在房中了到竈下看時鉢頭内有炊下的飯將來鍋内熱一熱又去傾瓶倒罐尋出些笋乾木耳之類（僧房未必無之）好些物事來笑道只可惜沒處得幾杯酒喫喫把飯喫飽了又去燒些湯喫些茶起來喫了走入房中掩上了門展一展被臥停當息了燈倒頭便睡一時間睡不去還在翻覆之際忽聽得扣門響直生自念菴僧此時正未歸來隣旁別無人跡有何人到此必是山魈木魅不

非有膽者此時亦驚死矣

去理他那門外扣得轉急直生本有膽氣毫無怖畏大聲道汝是何物敢來作怪門外道小弟是山下劉念嗣不是甚麼怪直生見說出話來側耳去聽果然是劉念嗣聲音原是他相好的舊朋友恍忽之中要起開門想一想道劉念嗣已死過幾時這分明是鬼了不走起來門外道你不肯起來放我我自家會走進來說罷只聽得房門矻矻有聲一直走進房來月亮裏邊看去果然是一个人踞在禪椅之上肆然坐下大呼道公言公言故人到此怎不起來相揖直生道你死了為何到此鬼道與足下往來甚久我元不

鬼錯認

曾死今身子見在怎麼把死來戲我直生道我而今想起來你是某年某月某日死的我于某日到你家送塟塟過了纔回家的你如今却來這里作怪你敢道我怕鬼故戲我麼我是鉄漢子膽氣極壯隨你甚麼千妖百怪我决不怕的鬼笑道不必多言寔對足下說小弟果然死久了所以不避幽明昏夜到此尋足下者有一腔心事要訴與足下求足下出一臂之力足下許我方才敢說直生道有何心事快對我說我念平日相與之情倘可用力必然盡心鬼嘆息了一會方說道小弟不幸去世不上一年山妻房氏即

便改嫁、嫁也罷了、凡我所有箱匣貨財田屋文券席
捲而去、我止一九歲兒子、家財分毫沒分、又不照管
他一些、使他飢寒伶仃、在外邊乞丐度日、說到此處、
豈不傷心、便哽哽咽咽哭將起來、直生好生不忍、便
道、你今來見我之意、想是要我收拾你令郎麼、鬼道、
幽冥悠悠、徒自悲傷、沒處告愬、今特來見足下、要足
下念平生之好、替我當官一說、申此冤恨、追出家財、
付與吾子、使此子得以存活、我瞑目九泉之下、當効
結草啣環之報、直生聽罷、義氣憤憤、便道既承相托、
此乃我身上事了、明日即當往見縣官、爲兄申理、此
事、但兄既歿、無對証、只我口說、有何憑據、鬼道、我一
一說來、足下須記得明白、我有錢若干、粟若干、布帛
若干、在我妻身邊、有一細帳、在彼減粧匣內、匙鑰繫
身上、田若干畝、在某鄉、屋若干間、在某里、俱有文
契、在彼房內紫漆箱中、時常放在床頂上、又有白銀
五百兩、寄在彼親賴某家、開得往取幾番、彼家不肯
認帳、若得官力、也可追出、此皆件件有據、足下肯爲
我留心、不怕他少了、只是兒子幼小無能、不是足下
幫扶到底、成不得事、直生一一牢記、恐怕忘了、又叫
他說了再說、說了兩三遍、把許多數目款項、俱明明

白白了、直生道、我多已記得、此事在我、不必多言、只是你一向在那里、今日又何處來、鬼道、我死去無罪、不入冥司、各處游蕩、看見家中如此情態、既不到陰司沒處告理、陽間官府處、又不是鬼魂可告的、所以含忍至今、今日偶在山下人家赴齋、知足下在此山上、故特地上來、表此心事、求懇出力、萬所留神、直生與他言來語去、覺得更深了、心裏動念道、他是个鬼、我與他說話已久、不要爲鬼氣所侵、被他迷了、趂心裏清時、打發他去罷、因對他道、劉兄所托、既完可以去了、我身子已倦、不要絮了、我睡覺說罷、就不聽見

此却無解或因其自恃有胆而戯之或亦追其下山白事乎

聲響了、叫兩聲劉兄、劉念嗣並不答應了、直生想道已去、揭帳看時、月光朦朧、禪椅之上、依然有个人坐着不動、直生道、可又作怪、鬼既已去、此又何物、大聲咳嗽、禪椅之物、也依樣咳嗽、直生不理他、假意鼾呼、椅上之物、也依樣鼾呼、及至仍前叫劉兄、他却不畣應、直生初時膽大、與劉鬼相問答之時、竟把生人待他一般、毫不爲異、此時精神既已少倦、又不見說話了、却只如此作影响、心裏就怕將起來、道萬一走上床來、却不利害、急急走了下床、往外便跑、椅上之物從背後一路趕來、直生走到佛堂中、聽得背後脚步

響想道曾聞得人說鬼物行步、但會直前、不能曲折、我今環繞而走、必然趕不着、遂在堂柱邊繞了一轉、那鬼物跟蹤走不迭了、撲在柱上、就抱住不動、直生見他抱了柱、叫聲慚愧、一道煙望門外溜了、兩三步并作一步、一口氣奔到山脚下、天色已明、只見山下兩个人前後走來、正是竹林與行童、見了直生道、官人起得這等早、爲甚恁地喘氣、直生喘息畧定、道險些嚇死了人、竹林道、爲何呢、直生把夜來的事、從頭說了一遍、道你們撇了我、在櫃越家快活、豈知我在山上、受如此驚怕、今我下了山、正不知此物怎麽樣

也是一場好看的事

了、竹林道、好教官人得知、我每撞着的事、比你的還希奇哩、直生道、難道還有奇似我的、竹林道、我們做了大半夜佛事、正要下棺、榣動靈杵、念過真言、拋个頌子、揭開海被一看、正不知死人屍骸在那里去了、合家驚慌了、前後找尋、並無影響、送殯的諸親、多嚇得走了、孝子無頭可奔、滿堂鬨沸、連我們做佛事的、沒些意智、只得散了、回來、你道作怪麽、直生搖着頭道、奇奇奇、世間人事改常、變怪不一、真个是天翻地覆的事、若不眼見、說着也不信、竹林道、官人、你而今往那里去、直生道、要尋劉家的兒子、與他說去、竹林

信人也

道、且從容、昨夜不曾相陪得、又喫了這樣驚恐、而今且到小菴裏坐坐、喫些早飯、再處、直生道、我而今青天白日便再去尋尋昨夜光景看是怎的、就同了竹林、一行三个、一頭說、一頭笑、蹿上山來、

一宵兩地作怪　聞說也須驚壞

禪師不見不聞、未必心無罣礙、

三人同到菴前、一齊擡起頭來、直生道、元來還在此、竹林看時、只見一个死人、抱住在堂柱上、行童大叫一聲、把經箱撲的攢在地上了、連聲喊道、不好不好、竹林啐了一口道、有我兩人在此、怕怎的、且仔細看看着、竹林把菴門大開、向亮處一看、叫聲奇怪、把个舌頭伸了出來、縮不進去、直生道、昨夜與我講了半夜話、後來趕我的、正是這个、依他說、只該是劉念嗣的屍首、今却不認得、竹林道、我仔細看他分明像是張家主翁的模樣、敢就是昨夜失去的、却如何走在這里、直生道、這等、是劉念嗣借附了屍首來與我講話的了、怪道、他說到山下人家赴齋來的、可也奇怪得緊、我而今且把他分付我的說話一一寫了出來、省得過會忘記了些、竹林道、你自做你的事、而今這个屍首在此不穩便、我且知會張家人來認一認看、

若認來不是、又作計較、連忙叫行童、做些早飯、大家喫了、打發他下山、張家去報信、說山上有个死屍、抱在柱上、有些像老檀越、特來邀請親人去看、張家兒子見說、急約親戚幾人、飛也似到山上來、認鄰里間聞得此說、盡道希奇、不約而同、無數的隨着來看、但見

一會子鬧動了剡溪里、險些兒踹平了鹿胎菴、

且說張家兒子、走到菴中一看、柱上的果然是他父親屍首、號天拍地、哭了一場、哭罷、拜道、父親何不好好入殮、怎的走到這个所在、如此作怪、便請到家裏

里正或因而可索酒食

去罷、叫衆人幫了動手、解他下來、怎當得雙手緊抱、牢不可脫、欲用力折開、又恐怕折壞了些肢體、心中不忍、舞弄了多時、再不得計較、此時山下來看的人越多了、內中有的道、新尸強魂、必不可脫、除非連柱子弄了家去、張家是有力之家、便依着說話、叫些匠人、把幾枝木頭、將屋梁支架起來、截斷半柱、然後連柱連尸、倒了下來、挺在木板上了、才偷得柱子出來、一面將木板紮縛了繩索、正要扛擡他下山去、內中走出一个里正來、道、列位不可造次、聽小人一句說話、此事大奇、關係地方怪異、須得報知知縣相公眼

同驗看方可衆人齊住了手道恁地時你自報去里正道報時須說此尸在本家怎麽樣不見了幾時走到這菴裏怎麽樣抱在這柱子上說得備細方可對付知縣相公張家人道我們只知下葬時揭開被來不見了尸首巳後却是菴裏師父來報纔尋得着這里的事我們不知竹林道小僧也因做佛事同在張家不知這里的事今早回菴方纔知道這菴裏自有个秀才官人晚間在此歇宿見他尸首來的此時直生巳寫完了帳走將出來道晚間的事多在小生肚裏里正道這等也要煩官人見一見知縣相公做个

証見直生道我正要見知縣相公有話說里正就齊了一班地方人張家孝子扶從了扛尸的直秀才自帶了寫的帳一擁下山同到縣裏來此時看的何止人山人海嚷滿了縣堂知縣出堂問道何事喧嚷里正同兩處地方一齊跪下道地方怪異特來告明知縣道有何怪異里正道剡溪里民家張某新喪入殮尸首忽然不見第二日却在鹿胎山上菴中抱住佛堂柱子見有个直秀才在山中歇宿見得來時明白今本家連柱取下將要歸家小人們見此怪異關係地方不敢不報故連作怪之尸并一干人等多送到

相公台前憑相公發落知縣道我曾讀過野史殁人
能起喚名尸魘也是人世所有之事今日偶然有此
不足爲異只是直秀才所見來的光景是怎麽樣的
直生道大人所言尸蹶固是但其間還有好些緣故
此尸非能作怪乃一不平之鬼借此尸來托小生求
申理的今見大人當以備陳只是此言未可走洩望
太人主張發落去了這一干人小生別有下情寔告
知縣見他說得有些因由便叫該房與地方取詞立
案打發張家親屬領尸歸殮各自散去單留着直生
問說備細直生道小生有个舊友劉念嗣家事盡也

溫飽身殁不多時其妻房氏席捲家貲改嫁後夫致
九歲一子流離道路昨夜鬼扣山菴與小生訴苦備
言其妻所掩没之數及寄頓之家朗朗明白要小生
出身代告大人臺下求理此項小生義氣所激一力
應承此鬼安心而去不想他是借張家新尸附了來
的鬼去尸存小生覺得有異離了房門走出那尸就
來趕逐小生遇柱而抱幸已天明小生得脫故地方
見此異事其實乃友人這一點不平之怨氣所致今
小生記其所言滿錄一紙大人台鑒照此單欵爲小
生一追使此子成立不枉此鬼苦苦見托之意亦是

好知縣

不肖者便生思染指矣

大人申冤理枉救困存孤之大德也、知縣聽罷道世間有此薄行之婦、官府不知、乃使鬼來求申、有媿民牧矣、今有煩先生做个証明、待下官盡數追取出來、直生道待小生去尋着其子、才有主腦、知縣道、追明了家財、然後尋其子來給還、未為遲也、不可先漏機關、直生道、大人主張極當、知縣叫直生出外邊伺候、密地僉个小票、竟拿劉念嗣元妻房氏到官、元來這个房氏小名恩娘、體態風流、情性淫蕩、初嫁劉家、雖則家道殷厚、爭奈劉生禀賦羸弱、遇敵先敗、儘力奉承、終不愜意、所以得了虛怯之病、三年而死、劉家並

婦人之常

無翁姑伯叔之親、只憑房氏做主、守孝終七、就有些耐不得、未滿一年、就嫁了本處一个姓幸的、叫做幸德、到比房氏年小三五歲、少年美貌、精力強壯、更善抽添之法、房氏才知有人道之樂、只恨丈夫死得遲了幾年、所以一家所有盡情拿去奉承了晚夫、連兒子多不顧了、兒子有時去看他、他一來怕晚夫嫌忌、二來兒子漸長、這些與晚夫恣意取樂光景終是碍眼、只是趕了出來、劉家二字也怕人提起了、不料青天一个霹靂、縣間竟來拿起劉家元妻房氏來、驚得个不知頭腦、與晚夫商量道、我身上無事、如何縣間

來拿我他票上有劉家二字莫非有人唆哄小業種告了狀麼及問差人討票看竟不知原告是那个却是沒處躲閃只得隨着差人到衙門裏來幸德雖然跟着同去票上無名不好見官只帶得房氏當面知縣見了房氏問道你是劉念嗣的元妻麼房氏道當先在劉家而今的丈夫叫做幸德知縣道誰問你後夫你只說前夫劉念嗣身死他的家事怎麼樣了房氏道原沒甚麼大家事死後兒子小養小婦人不活只得改嫁了知縣道你丈夫托夢于我說你捲擄家私嫁了後夫他有許多東西在你手裡我一一記得

的你可實招來房氏心中不信賴道委實一些沒有知縣叫把拶來拶了指房氏忍着痛還說沒有知縣道我且逐件問你你丈夫說有錢若干粟若干布若干在你家可有麼房氏道沒有知縣道田在某鄉屋在某里可有麼房氏道沒有知縣道你丈夫說錢物細帳在減粧匣內匙鑰在你身邊田房文契在紫漆箱中放于床頂上如此明白的你還要賴房氏起初見說着數目已自心慌還勉強只說沒有今見如此說出海底眼來心中驚駭道是丈夫夢中告訴明白的便就遮飾不出了只得叩頭道誰想老爺知得如

此備細委實件件真有的知縣就喚鬆了桜登時押
去取了那減粧與紫漆箱來當堂開看與直生所寫
的無一不對又問道還有白銀五百兩寄在親眷賴
某家可有的麼房氏道也是有的只爲賴家欺小婦
人是偸寄的東西已後去取推三阻四不肯拿出來
還了知縣道這个我自有處當下點一个差役押了
那婦人去尋他劉家兒子同來囘話又分付請直秀
才進來知縣對直生道多被下官問將出來了與先
生所寫一一皆同可見鬼之有靈矣今巳押此婦尋
他兒子去了先生也去大家一尋若見了同到此間

當面追給家財與他也完先生一場爲友的事直生
謝道此乃小生分内事就當出去找尋他來直生去
了知縣叫牢内取出一名盜犯來密密分付道我帶
你到一家去你只說刼來銀兩多寄在這家裏的只
這等說我寛你幾夜鎖押賞你一頓點心賊犯道這
家姓甚麼知縣道姓賴賊犯道姓得好好歹賴他家
娘罷了知縣立時帶了許多緝捕員役押鎖了這盜
犯一徑擡到這賴家來賴家是个民戶忽然知縣相
公擡進門來先巳慌做一團只見衆人役擁擁知縣
中間坐了叫賴某過來賴某戰兢兢的跪倒知縣道

你良民不要做却窩頓盜贓麼賴某道小人頗知禮
法極守本分的怎敢幹此非爲之事知縣指着盜犯
道見有這賊招出姓名說有現銀千兩寄在你家怎
麼賴得賴某正要認看何人如此誣他那盜犯受過
分付口裏便喊道是有許多銀兩藏在他家的賴某
慌了道小人不曾認得這个人的怎麼誣得小人知
縣道口說無憑左右動手前後搜着賴某也自去做
也要的
眼不許乘機搶匿物事那一干如狼似虎的人得了
口氣打進房來只除地皮不翻轉把箱籠多搬到官
面前來內中一箱沉重知縣叫打開來看賴某曉得
有銀子在裏頭的着了急就喊道此是親眷所寄知
縣道也要開看打將開來果然滿箱白物約有四五
百兩知縣道這个明是盜贓了盜犯也趂口喊道這
正是我刼來的東西賴某道此非小人所有乃是親
眷人家寡婦房氏之物他起身再醮權寄在此豈是
盜贓知縣道信你不得你寫个口詞到縣驗看賴某
當下寫了个某人寄頓銀兩數目明白押了个字隨
着到縣間來却好房氏押出去尋着了兒子直生也
撞見了一同進縣裏回話知縣叫賴某過來道你方
纔說銀兩不是盜贓是房氏寄的麼賴某道是知縣

負者必敗
於上爲入
官矣

道寄主今在此可還了他果然盜情與你無干趕出去罷賴其見了房氏對口無言只好直看用了許多欺心却被賺了出來又吃了一个虛驚沒與自去了知縣喚過劉家兒子來看了對直生道如此孩子正好提攜而今帳目文券俱已見在只須去交點明白追出銀兩也給與他去這已後多是先生之事了直生道大人神明奸欺莫遁亡友有知九泉啣感此子成立之事是亡友幽冥見托既仗大人申理若小生有始無終不但人非難堪鬼責知縣道先生誠感幽冥故貴友猶相托令鬼語無一不真亡者之靈與生

者之誆可畏可敬豈知此一場鬼怪之事却勘出此一案來真奇聞也當下就押房氏與兒子出來照帳目交收了物事將文契查了田房一一踏寔僉晉了多是直生與他經理一个乞丐小厮遂成富室之子固是直生不負所托也全虧得這一夜鬼話彼時晚夫幸德見房氏說是前夫托夢與知縣相公故知得這等明白心中先有些害怕夫妻二人怎敢違拗一些後來曉得鬼來活現了一夜托與直秀才的一發打了好些寒噤暑暑有些頭疼腦熱就生疑惑後來破費了些錢鈔薦度了幾番方得放心可見人雖已

內閣文庫

妖之鬼不可輕負也有詩爲証

何緣世上多神鬼　只爲人心有不平

若使光明如白日　縱然有鬼也無靈

內閣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